



^ 16
2758
15



讀說 二百二十則

國朝能為歌詩者不以獨李太白為格首蓋氣韻高

舉不為煩味風刺之道長安詩

歌詩之風流來久矣大抵喪於南朝壞於唐叔賢於

今之業甚奇不能求古於建康即江左矣苟不能

求屢於江左即南朝矣或過為驚傷庶務者即南朝

之罪人也吾唐亦有業是盡言出天地外世出昆神

門 八 16
號 2758
卷 15

李太白文集卷之三十四

附錄四

錢塘 王琦琢崖編輯

癡 葆光
復曾宗武較

叢說一百二十則

國朝能為歌詩者不少獨李太白為稱首蓋氣骨高

舉不失頌咏風刺之道

吳融禪
月集序

歌詩之風蕩來久矣大抵喪於南朝壞於陳叔寶然
今之業是者苟不能求古於建安即江左矣苟不能
求麗於江左即南朝矣或過為艷傷麗病者即南朝
之罪人也吾唐來有業是者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

昭和十六年一月十日寄
尼野貴英氏贈

表讀之則神馳八極測之則心懷四溟磊磊落落真

非世間語者有李太白

皮日休劉棗強碑文

張碧貞元中人自序其詩云碧嘗讀李長吉集謂春

拆紅翠闢開蟄戶其奇峭者不可攻也及覽李太白

辭天與俱高青且無際踴觸巨海瀾濤怒翻則觀長

吉之篇若陟嵩之巔視諸阜者耶

唐詩紀事

宋景文諸公在館嘗評唐人詩云太白仙才長吉鬼

才

文獻通考

人言太白仙才長吉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詞長吉

鬼仙之詞耳

滄浪詩話

世傳杜甫詩天才也李白詩仙才也長吉詩鬼才也

迂齋詩話 唐人以李白為天才絕白樂天人才絕

李賀鬼才絕

海錄碎事

詩總不離乎才也有天才有地才有人才吾于天才

得李太白於地才得杜子美於人才得王摩詰太白

以氣韻勝子美以格律勝摩詰以理趣勝太白千秋

逸調子美一代規模摩詰精大雄氏之學句句皆合

聖教

徐而菴說唐詩

嘗戲論唐人詩王維佛語孟浩然菩薩語李白飛仙

語杜甫聖語李賀才鬼語

居易錄

荆公云詩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此李白所得也或看翡翠蘭苔上未掣鯨鯢碧海中心老杜所得也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冪此韓愈所得也漁隱叢話

李文叔云予嘗與宋還叔言孟子之言道如項羽用兵直行曲施逆見錯出皆當大敗而舉世莫能當者何其橫也左邱明之於辭令亦甚橫自漢後千年唯韓退之之於文李太白之於詩亦皆橫者墨莊漫錄李唐群英唯韓文公之文李太白之詩務去陳言多出新意至於盧仝貫休輩效其聲張籍皇甫湜輩學

其步則怪且醜僵且仆矣

珊瑚鈎詩話

雪江齋日記為詩欲氣格豪逸當看退之太白

詩人玉屑

莊周李白神于文者非工于文者所及也文非至工則不可為神然神非工之所可至也

楊升菴外集

文至莊詩至太白草書至懷素皆兵法所謂奇也正有法可循奇則非神解不能及

顧璘息園存稿

觀太白詩者要識真太白處太白天才豪逸語多卒然而成者學者於每篇中要識其安身立命處可也

太白發句謂之開門見山

滄浪詩話

臞翁詩評李太白如劉安雞犬遺響白雲覈其歸存

恍無定處

詩人玉屑

李太白詩語帶烟霞肺腑纏錦繡

釋德洪跋蘇養直詩

李太白周覽四海名山大川一泉之旁一山之阻神

林鬼豕魑魅之穴猿狖所家魚龍所宮往往遊焉故

其為詩疎宕有奇氣

孫觀送刪定姪歸南安序

太白歌詩度越六代與漢魏樂府爭衡

黃山谷文集

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李翰林杜工

部為尤

皮日休鄂州孟亭記

詩眼云建安詩辯而不華質而不俚風調高雅格力

道壯其言直致而少對偶指事情而綺麗得風雅騷

人之氣骨最為近古者也唐諸詩人高者學陶謝下

者學徐庾惟老杜李太白韓退之早年皆學建安晚

乃各自變成一家耳如老杜崆峒小麥熟人生不相

見皆全體作建安語今所存集第一第二卷中頗多

韓退之孤臣昔放逐暮行河堤上亦皆此體但頗自

加新奇李太白亦多建安句法而罕全篇多雜以鮑

明遠體

漁隱叢話

李太白始終學選詩所以好杜子美詩好者亦多是

倣選詩後漸放手夔州諸詩則不然也

朱子語類

李杜韓柳初亦皆學選詩者然杜韓變多而李柳變

少變不可學而不變可學

朱考亭跋病翁先生詩

鮑明遠才健其詩乃選之變體李太白專學之

朱子語類

雪浪齋日記云或云太白詩其源流出于鮑明遠如

樂府多用白紵故子美云俊逸鮑參軍蓋有譏也

漁隱

叢話

李杜二子往往推重鮑謝用其全句甚多

李夢陽章園餞會詩

引

郭璞構思險怪而造語精圓李杜精奇處皆取此

謝靈運以險為主以自然為宗李杜深處多取此

六朝文氣衰緩惟劉越石鮑明遠有西漢氣骨李杜

筋力取此

陳繹曾詩譜

李太白詩逸態凌雲映照千載然時作齊梁間人體

段畧不近渾厚

西清詩話

李太白詩非無法度乃從容于法度之中蓋聖於詩

者也古風兩卷多效陳子昂亦有全用其句處太白

去子昂不遠其尊慕之如此然多為人所亂有一篇

分為三篇者有二篇合為一篇者

朱子語類

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

各以其所能鳴

韓退之送孟東野序

陳子昂懸文宗之正鵠李太白曜風雅之絕麟

楊升菴四

川總志序

陳子昂為海內文宗李太白為古今詩聖楊升菴周受菴詩選

序

王荆公嘗謂太白才高而識卑山谷又云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之病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衰蕭愚謂二公所言太白病處正在裏許古賦辨體

太白詩飄逸絕塵而傷於易學之者又不至玉川子是也猶有可觀者有狂人李赤乃敢自比謫仙比律不應從重又有崔顥者曾未豁達李老作黃鶴樓詩頗似上士遊山水而世俗云李白蓋與徐凝一場決

殺醉中聯為一笑蘇東坡集

周伯弼云言詩而本於唐非因於唐也自河梁而後詩之變至於唐而止也謫仙號為雄俊而法度最為森嚴况餘者乎趙宦光彈雅

潘祖應昌嘗言其父受子鄉先輩曰詩有五聲全備者少惟得宮聲者為最優蓋可以兼眾聲也李太白杜子美之詩為宮韓退之之詩為角以此例之雖百家可知也懷麓堂詩話

詩人多塞如陳子昂杜甫名授一拾遺而述剝至死李白孟浩然輩不及一命窮悴終身白樂天與元微之書

人徒知李杜為詩人而已矣而不知其行之高識之卓也杜甫能知君故陷賊能自拔而從明肅於搶攘之中也李白能知人故陷賊而有救以能知郭汾陽於卒伍之中也

草木子

李白杜甫陶淵明皆有志於吾道

陸象山語錄

新唐書杜甫傳贊曰昌黎韓愈於文章慎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誠可信云予讀韓詩其稱李杜者數端石鼓歌曰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奈石鼓何酬盧雲夫曰高揖群公謝名譽遠追甫白感至誠薦士曰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

興得李杜萬類困凌暴醉留東野曰昔年因讀李白

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感春日近憐李杜無檢束

爛熳長醉多文辭并唐書所引蓋六用之

容齋四筆

予嘗論書以為鍾王之跡蕭散簡遠妙在筆墨之外

至顏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

然以為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于詩亦然蘇李之

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至矣而李太白

杜子美以英瑋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

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

蘇東坡書黃子思詩集後

作詩先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本既立方可看蘇黃

以次諸家

朱子語類

詩之極至有一日入神詩而入神至矣盡矣蔑以加

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蓋寡也

滄浪詩話

李杜數公如金翅劈海香象渡河下視郊鳥輩直蟲

吟草間耳

滄浪詩話

李太白杜子美詩皆掣鯨手也余觀太自古風子美

偶題二篇然後知二子之源流遠矣李云大雅久不

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荆榛則知李之

所得在雅杜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騷人嗟不

見漢道盛於斯則知杜之所得在騷

韻語陽秋

作詩者陶冶萬物體會光景必貴乎自得蓋格有高

下才有分限不可強力至也譬之秦武陽氣蓋全燕

見秦王則戰掉失色淮南王安雖為神仙謁帝猶輕

其舉止此豈由素習哉予以為少陵太白當險阻艱

難流離困躓意欲卑而語未嘗不高至于羅隱貫休

得意於偏霸誇彫逞奇語欲高而意未嘗不卑乃知

天稟自然有不能易也

詩人玉屑

唐自李杜之出焜耀一世後之言詩者皆莫能及

居呂

仁江西宗派圖序

詩之所以為詩所以歌咏性情者祇見三百篇耳秦

漢之際騷賦始盛大抵怨讟煩寃從諛侈靡之文性情之作衰矣至蘇李贈荅下逮建安後世之詩始立根柢簡靜高古不事夫辭猶有三代之遺風至潘陸顏謝則始事夫辭以及齊梁辭遂盛矣至李杜兼魏晉以追風雅尚辭以詠性情則後世詩之至也然而高古不逮夫蘇李之初矣初經與檄彥舉論詩書唐人諸體之作與代終始而李杜為正宗虞伯生傳于礪詩序詩之尊李杜文之尚韓歐此猶山之有泰華水之有江河無不仰止而取益焉吳偉業與宋尚木論詩書天寶末詩人杜甫與李白齊名而白自負文格放達

譏甫麗觀而有飯顛山之嘲諷元和中詞人元稹論李杜之優劣曰予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總萃焉始堯舜之時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掇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餘無所聞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以還採詩之官既廢天下妖譎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辭亦隨時間作至漢武賦柏梁而七言之體興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為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亦雜而辭意簡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為而為則文不妄作建安

之後天下之士遭羅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往往橫梁賦詩故其道壯抑揚冤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槩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簡謾欸習舒徐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爲高蓋吟寫性靈畱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陵遲至於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劇又宋齊之所不取也唐興官學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爲律詩由是之後文體之變極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効齊梁則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

骨格不存閒暇則纖濃莫備至于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之所獨專矣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爲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摸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干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况堂奧乎自後屬文

者以稹論為是

舊唐書
杜甫傳

元微之作李杜優劣論謂太白不能窺杜甫之藩籬况堂奧乎唐人未嘗有此論而稹始為之至退之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則不復為優劣矣洪慶善作韓文辯証著魏道輔之言謂退之此詩為微之作也微之雖不當自作優劣然指稹為愚兒豈退之之意乎

竹坡詩話

予評李白詩如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槩人所可議擬吾友黃介讀李杜優劣論曰論文正不當如此子以為知言

黃山谷文集

李杜二公正不當優劣太白有一二妙處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處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為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為子美之沉鬱太白夢遊天姥吟遠別離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車行垂老別等太白不能作論詩以李杜為準挾天子以令諸侯也少陵詩法如孫吳太白詩法如李廣

滄浪詩話

杜甫李白以詩齊名韓退之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似未易以優劣也然杜詩思苦而語奇李詩思疾而語豪杜集中言李白詩處甚多如李白一斗詩百篇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何時一樽酒重與細

論文之句似譏其太俊快李白論杜甫則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為問因何太瘦生只為從來作詩苦似譏其太愁肝腎也杜牧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搔天外鳳凰誰得髓何人解合續鸞膠則杜甫詩唐朝已來一人而已豈白所能

望耶

韻語
揚秋

李太白一斗百篇援筆立成杜子美改罷長吟一字不苟二公蓋亦互相譏嘲太白贈子美云借問因何太瘦生只為從前作詩苦苦之一辭譏其困雕鐫也子美寄太白云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細之一字

譏其欠縝密也

鶴林
玉露

詩之豪者世稱李白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迨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古今翾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于李焉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蘆子關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十三四

白樂天與
元微之書

李杜號詩人之雄而白之詩多在于風月草木之間神仙虛無之說亦何補於教化哉惟杜陵野老負王佐之才有意當世而骯髒不偶胷中所蘊一切寫之於詩

趙次公杜工
部草堂記

李太白當王室多難海宇橫潰之日作為歌詩不過
 豪俠使氣狂醉於花月之間耳社稷蒼生曾不繫其
 心管其視杜少陵之憂國憂民豈可同年語哉唐人
 每以李杜並稱韓退之識見高邁亦惟曰李杜文章
 在光燄萬丈長無所優劣也至宋朝諸公始知推尊
 少陵東坡云古今詩人多矣而惟稱杜子美為首豈
 非以其饑寒流落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又曰北征
 詩識君臣太體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可貴也朱文
 公曰李白見永王璘反便從患之詩人沒頭腦至於
 如此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知做得與否然子美却

高其救房瑄亦正

鶴林玉露

李謫仙詩中龍也矯矯焉不受約束杜則麟遊靈囿
 鳳鳴朝陽自是人間瑞物施諸工用則力牛服箱德
 驥駕輅李亦不能為也

藝圃折中

李杜詩雖齊名而器識迥不全子美之言曰廟堂知
 至理風俗盡還淳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
 商鞅法令如牛毛用為義和天道平用為水土地為
 厚其志意可知若太白所謂為君談笑靖胡沙又如
 調笑可以安儲皇此皆何等語也

水東日記

清新俊逸子美嘗稱太白自謂不如也耶太白得古

詩之奇放專效之者久則索然老杜以平實敘悲苦而備衆體是以平實無奇而得自在者也

方以智通雅

太白天才放逸故其詩自爲一體子美學優才贍故其詩兼備衆體而植綱常繫風化爲多三百篇以後之詩子美其集大成也

傅若金清江集

李白詩類其爲人駿發豪放華而不實好事喜名而不知義理之所在也語用兵則先登陷陣不以爲難語游俠則白晝殺人不以爲非此豈其誠能也哉白始以詩酒奉事明皇遇讒而去所至不改其舊永王將竊據江淮白起而從之不疑遂以放死今觀其詩

固然唐詩人李杜稱首今其詩皆在杜甫有好義之心白所不及也漢高祖歸豐沛作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高祖豈以文字高世者哉帝王之度固然發於中而不自知也白詩反之曰但歌大風雲飛揚安用猛士守四方其不達理如此老杜贈白詩有細論文之句謂此類也哉

蘇深城集

唐以詩取士三百年中能詩者不啻千餘家專其美者獨李杜二人而已李頗不及止又一杜

草木子

李杜光燄千古人人知之滄浪並極推尊而不能致

辨元微之獨重子美宋人以為談柄近時楊用修為
李左袒輕俊之士往往耳傳要其所得俱影響之間
五言選體及七言歌行太白以氣為主以自然為宗
以俊逸高暢為貴子美以意為主以獨造為宗以奇
拔沉雄為貴其歌行之妙咏之使人飄飄欲仙者太
白也使人慷慨激烈欲歔欲絕者子美也選體太白
多露語率語子美多穉語累語置之陶謝間便覺倉
父面目乃欲使之奪曹氏父子位耶五言律七言歌
行子美神矣七言律聖矣五七言絕太白神矣七言
歌行聖矣五言次之太白之七言律子美之七言絕

皆變體間為之可耳不足多法也 十首以前少陵
較難入百首以後青蓮較易厭揚之則高華抑之則
沉實有色有聲有氣有骨有味有態濃淡深淺竒正
開闔各極其則吾不能不服膺少陵也 青蓮擬古
樂府而以己意己才發之尚沿六朝舊習不如少陵
以時事創新題也少陵自是卓識惜不盡得本來面
目耳 太白不成語者少老杜不成語者多如無食
無兒一婦人舉家聞若歎及麻鞋見天子垢膩脚不
韞之類凡看二公詩不必病其累句亦不必曲為之
護正使瑕瑜不掩亦是大家 太白五言沿洄漢魏

李太白文集 卷三十四
晉樂府出入齊梁近體周旋開寶獨絕句趨然自得
冠絕古今子美五言北征述懷新婚垂老等作雖格
本前人而調由己創五七言律廣大悉備上自垂拱
下逮元和宋人之蒼元人之綺靡不兼總故古體則
脫棄陳規近體則兼該衆善此杜所獨長也 太白
筆力變化極於歌行少陵筆力變化極於近體李變
化在調與辭杜變化在意與格然歌行無常變易於
錯綜近體有定規難於伸縮詞調趨逸驟如駭耳索
之易窮意格精深始若無奇繹之難盡此其微不同
者也 以古詩爲律詩其調自高太白浩然所長儲

侍御亦多此體以律詩爲古詩其格易卑雖子美不

免藝苑
卮言

才超一代之李也體兼一代之杜也李如星懸日揭
照耀太虛杜若地負海涵包羅萬彙李唯超出一代
故高華莫並色相難求杜唯兼綜一代故利鈍雜陳
巨細咸蓄 李才高氣逸而調雄杜體大思精而格
渾超出唐人而不離唐人者李也不盡唐調而兼得
唐調者杜也 備諸體於建安者陳王也集大成於
開元者工部也青蓮才之逸並駕陳王氣之雄齊驅
工部可謂撮勝二家第古風旣乏溫醇律體微乖整

栗故令評者不無軒輊 少陵不效四言不做離騷
不用樂府舊題自是此老胸中壁立處然風騷樂府
遺意往往得之太白以百憂等篇擬風雅鳴臯等作
擬離騷俱相去懸遠樂府奇偉高出六朝古拙不如
兩漢較輸杜一籌也 胡應麟詩數
四明沈明臣嘉則嘗言今人多稱李杜率無定品余
謂李如春草秋波無不可愛然注目易盡耳至如老
杜如堪輿中然太山喬岳長河巨海纖草穠花怪松
古柏惠風微波嚴霜烈日何所不有吾當李則雁行
當杜則北面聞者驚愕

王安石所選杜韓歐李詩其置李於末而歐反在其
上或亦謂有抑揚云 文獻通考

舒王以李太白杜子美韓退之歐陽永叔編為四家
詩而以歐公居太白之上世莫曉其意舒王嘗曰太
白詞語迅快無疎脫處然其識汚下詩詞十句九句
言婦人酒耳 冷齋夜話

荆公論李杜韓歐四家詩而以歐公居太白之上曰
李白詩詞迅快無疎脫處然其識汚下十句九句言
婦人酒耳予謂詩者妙思逸想所寓而已太白之神
氣當遊戲萬物之表其於詩寓意焉耳豈以婦人與

酒敗其志乎不然則淵明篇篇有酒謝安石每遊山必攜妓亦可謂之其識不高耶歐陽公文字寓興高遠多喜為風月閑適之語蓋效太白為之故東坡作歐公集序亦云詩賦似李白此未可以優劣論也

捫虱

新語世言荆公四家詩後李白以其十首九首說酒及婦人恐非荆公之言白詩樂府外及婦人者亦少言酒固多比之陶淵明輩亦未為過此乃讀白詩未熟者妄立此論耳四家詩未必有次序使誠不喜白當自有故蓋白識度甚淺觀其詩中如中宵出飲三百杯

明朝歸揖二千石揄揚九重萬乘主誰浪赤墀青瑣賢王公大人借顏色金章紫綬來相趨一別蹉跎朝市間青雲之交不可攀歸來入咸陽談笑皆王公高冠佩雄劍長揖韓荆州之類淺陋有索客之風集中此等語至多世但以其辭豪俊動人故不深考耳又如以布衣得一翰林供奉此何足道遂云當時笑我微賤者却來請謁為交歡宜其終身坎壈也

老學菴筆記

鍾山語錄云荆公次第四家詩以李白最下俗人多疑之公曰白詩近俗人易悅故也白識見污下十首九說婦人與酒然其材豪俊亦可取也王定國聞見

李太白文集 卷三十四
錄云黃魯直嘗問王荆公世謂四選詩丞相以韓歐
高於李太白耶荆公曰不然陳和叔嘗問四家之詩
乘間簽示和叔時書史適先持杜詩來而和叔遂以
其所送先後編集初無高下也李杜自昔齊名者也
何可下之魯直歸問和叔和叔與荆公之說同今乃
以太白下韓歐而不可破也遜齋閑覽云或問王荆
公云編四家詩以杜甫爲第一太白爲第四豈白之
才格詞致不逮甫耶公曰白之歌詩豪放飄逸人固
莫及然其格止於此而已不知變也至於甫則悲歡
窮泰發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故其詩有平淡

簡易者有綺麗精確者有嚴重威武若三軍之帥者
有奮迅馳驟若泛駕之馬者有淡泊閑靜若山谷隱
士者有風流蘊籍若貴介公子者蓋其緒密而思深
觀者苟不能臻其闢奧未易識其妙處夫豈淺近者
所能窺哉此甫所以光掩前人而後來無繼也元稹
以爲兼人所獨專斯言信矣或者又曰評詩謂甫期
白太過反爲白所誚公曰不然子美贈白詩則曰清
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但比之庾信鮑照而已又曰
李侯有佳句徃徃似陰鏗鏗之詩又在庾鮑下矣飯
顛之嘲雖一時戲劇之談然二人名旣相逼亦不能

無相忌也漁隱叢語

介甫選四家之詩第其質文以為先後之序余謂子美詩閎深典麗集諸家之大成永叔詩溫潤藻艷有廊廟富貴之器退之詩雄厚雅健毅然不可屈太白詩豪邁清逸飄然有凌雲之志皆詩傑也其先後固自有次第誦其詩者可以想見其為人乃知心聲之發言志咏情得於自然不可以勉強到也李綱讀四家詩選序子美之詩非無文也而質勝文永叔之詩非無質也而文勝質退之之詩質而無文太白之詩文而無質介甫選四家詩而次第之其序如此李綱書四家詩選後

王荆公以杜詩後來莫繼信矣若子美第一太白第四無乃太遠子美憐君如弟兄之句正可為二家詩評耳或謂杜稱李太過反為所誦不然也斗酒百篇遺逸多矣韓退之詩已有泰山毫芒之慨當時相贈答者可盡見耶太白雖天仙之才豈無心人黃鶴樓推崔顥不啻已出乃輕子美耶或以杜比李於庾鮑為輕之又不然庾鮑豈可易者耶文人齊名如李杜之相得者足為古今美談後人乃以浮薄意妄測前賢耳方弘靜千一錄五言長篇自古樂府焦仲卿而下繼者絕少唐初亦

不多見逮李杜二公始盛至其鋪陳終始排比聲韻
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意曲折隊仗森嚴人皆雕飭
乎語言我則直露其肺腑人皆專犯乎忌諱我則回
護其褒貶此少陵所長也太白次之

唐詩品彙

李青蓮是快活人當其得意斗酒百篇無一語一字
不是高華氣象及流竄夜郎後作詩甚少當由興趣
消索杜少陵是困窮之士平生無大得意事中間兵
戈亂離飢寒老病皆其實歷而所閱苦楚都于詩中
寫出故讀少陵詩即當得少陵年譜看

江盈科雪濤詩評

李杜齊名古今不敢軒輊予謂太白天由天縱故能

以其高敵子美之大至論其胎骨則清新庾開府俊

逸鮑參軍杜之目李確不可易豈與攀屈宋而駕曹

劉者可同日論哉

黃生白山杜詩說

李白詩祖風騷宗漢魏下至鮑照徐庾亦時用之善

掉弄造出竒怪驚動心目忽然撇出妙入無聲其詩

家之仙者乎格高於杜變化不及

陳繹曾詩譜

杜子美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奪蘇李氣吞曹劉掩

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真所謂集大成者而諸

作皆廢矣並時而作有李太白宗風騷及建安七子

其格極高其變化若神龍之不可羈

宋濂荅章秀才論詩書

或謂杜萬景皆實李萬景皆虛乃右實而左虛遂謂
李杜優劣在虛實之間顧詩有虛有實有虛虛有實
實有虛而實有實而虛並行錯出何可端倪且杜若
秋興諸篇託意深遠畫馬行諸作神清橫逸直將播
弄三才鼓鑄群品安在其萬景皆實李如古風數十
首感時託物慷慨沉着安在其萬景皆虛屠緯真文集
太白詩宗風騷薄聲律開口成文揮翰霧散似天仙
之詞而樂府詩連類引義尤多諷興爲近古所未有
迄今稱詩者推白與少陵爲兩大家曰李杜莫能軒
輊云李詩通

鍾山語錄云杜甫固竒就其分擇之好句亦自有數

李白雖無深意大體俊逸無疎謬處漁隱叢話

歐公不甚喜杜詩謂韓吏部絕倫吏部於唐世文章
未嘗屈下獨稱道李杜不已歐貴韓而不悅子美所
不可曉然於李白甚賞愛將由李白超超飛揚爲感

動也

中山詩話

唐世詩稱李杜文章稱韓柳今杜詩語及太白處無
論數十篇而太白未嘗有與杜子美詩只有飯顆一
篇意頗輕甚論者謂以此可知子美傾倒太白至難
晏元獻公嘗言韓退之扶導聖教剷除異端是其所

長若其祖述墳典憲章騷雅上傳三古下籠百氏橫
行闊視於綴述之場子厚一人而已然學者至今但
雷同稱述其實李杜韓柳豈無優劣達者觀之自可

默喻捫風新話

論詩文雅正則少陵昌黎若倚馬千言放辭追古則

杜韓恐不及太白子厚也楊升菴外集

楊誠齋云李太白之詩列子之御風也杜少陵之詩
靈均之乘桂舟駕玉車也無待者神於詩者與有待
而未嘗有待者聖於詩者與宋則東坡似太白山谷
似少陵徐仲車云太白之詩神鷹瞥漢少陵之詩駿

馬絕塵二公之評意同而語亦相近予謂太白詩仙

翁劍客之語少陵詩雅士騷人之詞比之文太白則

史記少陵則漢書也楊升菴外集

工部老而或失於俚趙宋籍為悒懔翰林逸而或流

於滑朔元拾為香草歌行李飄逸而失之輕率杜

沉雄而失之粗硬選家辨其兩短斯為失之詩辨

以天分勝者近李以學力勝者近杜學者各自審焉

可也陶開虞說杜

李白樂府三卷於三綱五常之道數致意焉慮君臣
之義不篤也則有君道曲之篇所謂軒后爪牙常先

李太白集 卷三十四
三
太山稽如心之使臂小白鴻翼於夷吾劉葛魚水本
無二慮父子之義不篤也則有東海勇婦之篇所謂
淳于免諂獄漢主爲緹縈津妾一棹歌脫父於嚴刑
十子若不肖不如一女英慮兄弟之義不篤也則有
上雷田之篇所謂田氏倉卒骨肉分青天白日摧紫
荆交柯之木木同形東枝顛顛西枝榮無心之物尚
如此參商胡乃尋天兵慮朋友之義不篤也則有箜
篌謠之篇所謂貴賤結交心不移惟有嚴陵及光武
輕言託朋友對面九疑峰管鮑久已死何人繼其踪
慮夫婦之情不篤也則有雙燕離之篇所謂雙燕復

雙燕雙飛令人羨玉樓珠閣不獨棲金窻繡戶長相

見韻語陽秋

近讀古樂府始知後作者皆有所本至李謫仙絕出
衆作真詩豪也然古詞務協律而猶未工陳仲孚嘗
問詩工所從始子謂謝元暉杜子美云謝朓每篇堪
諷詠蓋嘗得法於此耳李云解道澄江靜如練令人
却憶謝元暉與子美同意陳傅良記陳仲孚問語

子嘗評諸家之作李太白最高而微短於韻周紫芝古今諸

家樂府序

古樂府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歡作沉水香儂作

博山爐李白用其意行爲楊叛兒歌曰君歌楊叛兒
妾勸新豐酒何許最關情烏啼白門柳烏啼隱楊花
君醉畱妾家博山爐中沉香火雙烟一氣凌紫霞古
樂府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李白
則云三朝見黃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又三暮不覺鬢
成絲古樂府云郎今欲渡畏風波李白則云郎今欲
渡緣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古樂府云春風復多情
吹我羅裳開李反其意云春風復無情吹我夢魂散
古人謂李詩出自樂府古選信矣其楊叛兒一篇卽
暫出白門前之鄭箋也因其拈用而古樂府之意益

顯其妙益見如李光弼將子儀軍旗幟益精明又如
神僧拈佛祖語信口無非妙道豈生吞義山拆洗杜
詩者比乎故其贈杜甫詩有飯顛山前之句蓋譏其

拘束也

楊升菴
外集

太白古樂府杳冥恟恟縱橫變幻極才人之致然自

是太白樂府

藝苑
卮言

樂府則太白擅竒古今少陵嗣跡風雅蜀道難遠別
離等篇出鬼入神恟恟莫測兵車行新婚別等作述
情陳事懇惻如見張王欲以拙勝所謂差之毫釐溫
李欲以巧勝所謂謬以千里

詩
藪

樂府體不尚論宗而敘事故每以緩失之故杜少陵
無樂府也太白篇什雖繁而自放者多矣然有出乎
唐人之上者似晉雜曲而清雋過之天實生才豈易
言哉吾定古唐諸樂府攷其正變則其人與世可知
矣而獨於太白尤低徊三復云李詩
太白慍於群小乃放還山而縱酒以浪游豈得已哉
故於樂府多清怨蓋不敢忘君也夫怨生於情而情
每於兒女間爲切切焉讀者勿以辭害意可矣李詩
詩至開元天寶間神秀聲律粲然大備李翰林天才
縱逸軼蕩人群上薄曹劉下該沈鮑其樂府古調能

使儲光羲王昌齡失步高適岑參絕倒况其下乎唐詩

品彙

唐五言古詩凡數變約而舉之奪魏晉之風骨變梁
陳之俳優陳伯玉之力最大曲江公繼之太白又繼
之感寓古風諸篇可追嗣宗咏懷景陽雜詩王阮亭
五言詩

選凡

唐五言詩杜甫沉鬱多出變調李白韋應物超然復
古然李詩有古調有唐調要須分別觀之居易
錄

新城阮亭王先生五言詩選於漢取全於魏晉以下
遞嚴而遞有所錄而猶不廢夫齊梁陳隋之作者於

唐僅得五人曰陳子昂張九齡李白韋應物柳宗元
蓋以齊梁陳隋之詩雖遠於古尚不失為古詩之餘
派唐賢風氣自為吟域成其為唐人之詩而已而五
人者其力足以存古詩於唐詩之中則以其類合之
明其變而不失於古云爾姜宸英阮亭選
五言古詩序
七言古詩要鋪敘要開合要風度要迢遞險怪雄峻
鏗鏘忌庸俗軟腐須是波瀾開合如江海之波一波
未平一波復起又如兵家之陣方以為正又復為奇
方以為奇忽復是正奇正出入變化不可紀極備此
法者惟李杜也范德機
詩評

盛唐工七言古調者多張皇氣勢陟頓始終綜覈乎

古今博大其文辭則李杜尚矣

唐詩
品彙

太白天仙之詞語多率然而成者故樂府歌詞咸善
或謂其始以蜀道難一篇見賞於知音為明主所愛
重此豈淺材者微幸際其時而馳騁哉不然也白之
所蘊非止是今觀其遠別離長相思烏棲曲鳴皐歌
梁園吟天姥吟廬山謠等作長篇短韻驅駕氣勢殆
與南山秋氣並高可也雖少陵猶有讓焉餘子瑣瑣

矣唐詩
品彙

七言古詩惟杜子美不失初唐氣格而縱橫有之太

白縱橫往往強弩之末間雜長語英雄欺人耳

李攀龍選

唐詩序

七言古初唐以才藻勝盛唐以風神勝李杜以氣槩勝而才藻風神稱之加以變化靈異遂爲大家七言歌行垂拱四子詞極藻艷然未脫梁陳也張李沈宋稍汰浮華漸趨平實唐體肇矣然而未暢也高岑王李音節鮮明情致委折濃纖修短得衷合度暢矣然而未大也太白少陵大而化矣能事畢矣歌行至唐大暢王楊四子宛轉流麗李杜二家逸宕縱橫闖闖縱橫變幻趨忽疾雷震電淒風急雨歌也位

置森嚴筋脈聯絡走月流雲輕車熟路行也太白多近歌少陵多近行李杜歌行擴漢魏而大之而古質不及盧駱歌行衍齊梁而暢之而富麗有餘古詩窘於格調近體束於聲律唯歌行大小短長錯綜闔闢素無定體故極能發人才思李杜之才不盡於古詩而盡於歌行李杜歌行雖沉鬱逸宕不同然皆才大氣雄非子建淵明判不相入者比

詩數

七言歌行唐代盧駱組壯沈宋軒華高岑豪激而近質李杜迂佚而好變元白迤邐而詳盡溫李朦朧而綺密陳其格律校其高下各有指歸不容班雜太

白天縱逸才落筆警挺其歌行跌宕自喜不閑整栗
唐初規制掃地欲盡矣詩辨

開元大曆諸作者七言為盛王李高岑四家篇什尤
多李太白馳騁筆力自成一家大抵嘉州之奇峭供
奉之豪放更為創獲王阮亭七言詩歌行鈔

七言古詩惟杜甫橫絕古今同時大匠無敢抗行李
白岑參二家別出機杼語羞雷全亦稱奇特居易錄

盛唐五言律句之妙李翰林氣象雄逸唐詩品彙
太白恥為鄭衛之作律詩故少編者多以律類入古
中不知其近體猶存雅調耳集中五言仄律亦多一千

錄

青蓮五言律自流水法外頗近正始不似子美達夫
諸公創體迥異昔觀詩辨

吾讀五言律一體知唐人反正之功為多云靡麗如
南五季文敝甚矣文質彬彬唐人有之向使唐人無
所取裁其不流為宋元末尚也幾希然或失之矜持
蓋從齊梁而變也若太白五律猶為古詩之遺情深
而詞顯又出乎自然要其旨趣所歸開鬱宣滯特於
風騷為近焉李詩

畢忠吉曰予觀唐三百年以二律並稱擅長者獨子

美一人供奉長於五而短於七

碎疆園杜詩註解序

李白古風六十首富於子昂之感遇儉於嗣宗之咏

懷其詩宗風騷薄聲律故終身作七言近體僅八首

而已陸生口譜○按陽冰詩序謂太白著述十喪其九當時翰林應制之作集賢倡和之章所作七

言近體今皆不見大抵亡失者多耳陸氏謂其終身所作僅只集中所存之八首誤矣

李杜為有唐宗匠而子美不長於文太白不長於七

律故集中厥體遂少

柴虎臣家誠

五言排律開元後作者為盛聲律之備獨王右丞李

翰林為多而孟襄陽高渤海輩實相與並鳴唐詩品彙

讀盛唐排律太白輕爽雄麗如明堂黼黻冠蓋輝煌

武庫甲兵旌旗飛動少陵變幻閎深如涉崑崙泛溟

渤千峰羅列萬彙汪洋

詩數

排律宋沈二氏藻贍精工太白右丞明秀高爽

詩數

唐人樂府多唱詩人絕句王少伯李太白為多

楊升菴外集

集

絕句之源出於樂府貴有風人之致其聲可歌其趣在有意無意之間使人莫可捉着盛唐惟青蓮龍標

二家

李維禎

五七言絕句李青蓮王龍標最稱擅場為有唐絕唱

少陵雖工力悉敵風韻殊不逮也

藝苑卮言

李太白文集 卷三十四
天生太白少伯以主絕句之席勿論有唐三百年兩
人爲政亘古今來無復有驂乘者矣子美恰與兩公
同時又與太白同遊乃恣其崛強之性頽然自放獨
成一家可謂巧於用拙長於用短精於用粗婉於用
慇者也 盧世灌紫房餘論

子嘗品唐人之詩樂府本效古體而意反近絕句本
自近體而意實遠欲求風雅之彷彿者莫如絕句唐
人之所偏長獨至而後人力追莫嗣者也擅長則王
江寧驂乘則李彰明偏美則劉中山遺響則杜樊川
少陵雖號大家不能兼善一則拘於對偶二則汨於

典故拘則未成之律詩而非絕體汨則儒生之書袋
而乏性情故觀其全集自錦城絲管之外咸無譏焉
近世有愛而忘其醜者專取而効之惑矣 楊升菴唐絕增奇序

盛唐長五言絕而不長七言絕者孟浩然也長七言
絕而不長五言絕者高逵夫也五七言各極其工者
太白五七言俱無所解者少陵也 少陵太白七言
律絕獨出詞場然少陵律多險拗太白絕間率露大
家故宜有此 杜之律李之絕皆天授神詣然杜以
律爲絕如窻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等句
本七律壯語而以爲絕句則斷錦裂繒類也李以絕

為律如十月吳山曉梅花落敬亭等句本五言絕句而以為律詩則駢拇枝指類也 古人作詩各成已調未嘗互相師襲以太白之才就聲律即不能為杜何至遽減嘉州以少陵之才攻絕句即不能為李詎謂不若摩詰彼自有不可磨滅者無事更屑屑也詩藪詩以神行使人得其意於言之外若遠若近若無若有若雲之於天月之於水心得而會之口不得而言之斯詩之神者也而五七言絕尤貴以此道行之昔之擅其妙者在唐有太白一人蓋非摩詰龍標之所及吾嘗以太白為五七言絕之聖所謂鼓之舞之以

盡神繇神入化為盛德之至者也

屈紹隆粵遊雜咏序

小樂府之遺唐人裁為絕句體之流變蓋微有辨焉惟李白所製猶得其遺篇什雖簡而如入思婦勞人之心何婉曲可諷耶濟南李氏曰李白五七言絕句實唐三百年一人蓋以不用意得之即太白亦不自知其所至而工者顧夫焉至哉言乎自唐以來能為詩者多矣其詞與理未始不璀璨焉然而觀止矣予讀李白詩想見其心如入天際渺乎莫從其所之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予於李詩亦云

李詩緯

丁龍友曰李白樂府本晉三調雜曲其絕句從六朝清商小樂府來至其氣槩揮斥迴鷗掣電且令人縹緲天際此殆天授非人力也

李詩

五言絕句開元後李白王維尤勝諸人

唐詩品彙

五言絕句起自古樂府至唐而盛李白崔國輔號為

擅場

宋牧仲漫堂說詩

五言絕句惟太白擅場杜子美詩曰李侯有佳句往

往似陰鏗陰工此體子美之稱太白者在是

徐而菴說唐詩

五言絕句李太白氣體高妙

王阮亭唐人萬首絕句選凡例

七言絕句太白高於諸人王少伯次之

唐詩品彙

七言絕句王少伯與太白爭勝毫釐俱是神品

藝苑卮言

七言絕太白江寧各有至處大槩李寫景入神王言

情造極王宮辭樂府李不能為李覽勝紀行王不能

作

詩藪

龍標隴西真七絕當家足稱聯璧

焦弱侯詩評

三唐七絕並堪不朽太白龍標絕倫逸群

漫堂說詩

七言絕起忌矜勢太白多直抒旨嚮兩言後只用溢

思作波掉唱嘆有餘響拙手往往安排起法欲畱佳

思在後作好首既嚼蠟後十四字中地窄而舞拙意

滿而詞滯

詩辯

李太白詩不專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緩的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緩

朱子語類

古風第四十四首不言棄絕但言恩畢斯得怨而不怒之意欲言難言而又不能無言將何為三字無限

深情

嚴滄浪評

朱文公題廣成子像云陳光澤見示此像偶記李太白詩云世道日交喪澆風變淳源不求桂樹枝反棲惡木根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大運有興沒群動爭飛奔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因寫以示之今人捨命作詩開口便說李杜以此觀之何曾夢見他脚

板耶

鶴林玉露

李太白遠別離蜀道難與子美寓居同谷七歌風騷之極致不在屈原之下

李馬師友記聞

遠別離篇最有楚人風所貴乎楚言者斷如復斷亂如復亂而詞義反復屈折行乎其間實未嘗斷而亂也使人一唱三嘆而有遺音至於收淚謳吟又足以興夫三綱五典之重者豈虛也哉茲太白所以為不可及也

范德機評

文章如精金美玉經百鍊歷萬選而後見今觀昔人所選雖互有得失至其盡善盡美則所謂鳳凰芝草

人人皆以為瑞閱數千百年經千萬人而莫有異議焉如李太白遠別離蜀道難杜子美秋興諸將咏懷古跡新婚別兵車行終日誦之不厭也

懷麓堂詩話

古律詩各有音節然皆限於字數求之不難惟樂府長短句初無定數最難調疊然亦有自然之聲古所謂聲依永者謂有長短之節非徒永也故隨其長短皆可以播之律呂而其太長太短之無節者則不足以為樂若往復諷咏久而自有所得得之於心而發之乎聲則雖千變萬化如珠之走盤自不越乎法度之外矣如李太白遠別離杜子美桃竹杖皆極其操

縱曷嘗按古人聲調而和順委曲乃如此固初學所未到然學而未至於是亦未可與言詩也

懷麓堂詩話

太白公無渡河乃從堯禹治水說起迂癡有致然筆

墨率肆無足取焉蜀道難等篇亦然開後人惡道

詩辯

抵

李白性嗜酒志不拘檢常林棲十數載故其為文章率皆縱逸至如蜀道難等篇可謂奇之又奇自騷人

以還鮮有此體調也

河岳英靈集

李太白作蜀道難乃為房杜危之也其畧曰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非人化為狼

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
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
望長谷嗟李翰林作此歌朝右聞之疑嚴武有劉焉
之志

雲溪友議

李白嘗為蜀道難歌曰蜀道難難於上青天以刺嚴

武也

太平廣記

蜀道難或曰作於天寶初或曰作於天寶末二說皆
出於後世以意逆之曰此為房杜危之也陸暢去白
未遠作蜀道易以美韋臯傳之當時而蜀道難之詞
曰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其意必有所屬房杜之

說蓋近之矣

南部新書

嚴武傳武為劍南節度使房瑄以故相為部內刺史
武慢倨不為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為蜀
道難者乃為房杜危之也韋臯傳天寶時李白為蜀
道難以斥嚴武陸暢更為蜀道易以美韋臯撫言云
太白自蜀至京以新業贊謁賀知章知章覽蜀道難
一篇揚眉謂之曰公非人世人豈非太白星精耶然
則蜀道難之作久矣非為房杜也

唐詩紀事

嚴武傳李白作蜀道難者乃為房杜危之也此宋人
穿鑿之論其說又見韋臯傳蓋因陸暢之蜀道易而

造爲之耳李白蜀道難之作當在開元天寶間時人
共言錦城之樂而不知畏塗之險異地之虞卽事成
篇別無寓意及元宗西幸升爲南京則又爲詩曰誰
道君王行路難六龍西幸萬人歡地轉錦江成渭水
山迴玉壘作長安一人之作前後不同如此亦時爲
之矣

日知錄

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篇中凡三見與莊子逍遙篇
同吾嘗謂作古詩長篇須讀莊子史記子美歌行純
學史記太白歌行純學莊子

徐而菴說唐詩

李太白古風兩卷近七十篇身欲爲神仙者殆十三

四或欲把芙蓉而躡太清或欲挾兩龍而凌倒影或
欲留玉舄而上蓬山或欲折若木而遊八極或欲結
交王子晉或欲高揖衛叔卿或欲借白鹿於赤松或
欲飡金光於安期豈非因賀季真有謫仙之目而因
爲是以信其說耶抑身不用鬱鬱不得志而思高舉
遠引耶嘗觀其所作梁父吟首言釣叟遇文王又言
酒徒遇高祖卒自嘆已之不遇有云我欲攀龍見明
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壺多玉女三時大笑開
電光倏爍晦冥起風雨闐闐九門不可通以額扣關
闞者怒人間門戶尚不可入則太清倒景豈易凌躡

乎太白忤楊妃而去國所謂玉女起風雨者乃怨懟

妃子之詞也韻語 陽秋

黃雲城邊烏欲棲邊一作南聲調便惡此用字陰陽

之殊趙宦光 彈雅

漢魏詩多不可點所以為好者其氣象自不同耳李

詩好處亦難點點之則全篇有所不可擇焉若烏棲

曲與烏夜啼可謂精金粹玉矣范德 機評

國初人有作九言者謂昨夜西風擺落千林稍渡頭

小艇捲入寒塘均以為可備一體不知九言起於高

貴鄉公鮑明遠沈休文亦有此體唐人則李太白蜀

道難然後天梯石棧相鈎連上有六龍迴日之高標

下有衝波逆折之回川杜集中炯如一段清冰出萬

壑置在迎風露寒之玉壺又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

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此九言之最妙者詩有十字

成句者太白黃帝鑄鼎於荆山鍊丹砂丹砂成騎龍

飛上太清家又有十一字成句者杜詩王郎酒酣拔

劍斫地歌莫哀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竒才李詩紫

皇乃賜白兔所搗之藥方韋應物詩一百二十鳳凰

羅列含明珠若坡公山中故人應有招我歸來篇似

可讀作兩句矣懷麓堂 詩話

揚子雲長楊賦西壓月窟古窟東震日域服虔註以

爲日月所生恐非李白詩天馬來出月支窟月窟

卽指月支之國日域指日逐單于也蓋借日月字以

形容威伏四夷之遠耳太白妙得其解矣楊升菴外集

王彥輔曰古之善賦詩者工於用人語渾然若出於

己意予於李杜見之顏延年赭白馬賦曰旦刷幽燕

晝秣荆楚子美驄馬行云晝洗須騰涇渭深夕移可

刷幽并夜太白天馬歌云雞鳴刷燕晡秣越蓋皆用

顏賦也韓退之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信哉楊升

菴外集

客言李杜詩中說馬如相馬經有能過之者乎僕口

毛詩過之曰六經固不可擬然亦未嘗仔細說馬態

相行步也僕曰願熟讀之兩驂如舞此駟語所謂花

踏羊蹄行也兩驂如手此駟語所謂熟使喚也思之

便覺走過掣電傾城知與神行電邁躡恍惚爲難騎

耳許彥周詩話

東坡寫李白行路難關其中間八句道子胥屈原陸

機李斯事此老不應有所遺忘意其刪去必當有說

朱子語類

蔡寬夫詩話云唐末五代俗流以詩自名者多好妄

立格法取前人詩句爲例議論鋒出甚有獅子跳躑
毒龍顧尾等勢覽之每使人拊掌不已大抵皆宗賈
島輩謂之賈島格而於李杜詩不少假借李白女媧
巖黃土搏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間濛濛若埃塵日曰
調笑格以爲調笑之資子美冉冉谷中寺娟娟林外
峰闕于更上處結締坐來重目爲病格以爲言語突
兀聲勢蹇澀此豈韓退之所謂蚍蜉撼大木可笑不
自量者耶漁隱叢語

李太白北風行云燕山雪花大如席秋浦歌云白髮
三千丈其句可謂豪矣奈無此理何漁隱叢語

李太白俠客行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元微之
俠客行云俠客不怕死怕死事不成事成不肯藏姓
名或云二詩同詠俠客而意不同如此予謂不然太
白咏俠不肯受報如朱家終身不見季布是也微之
咏俠欲有聞於後世如聶政姊之死恐終滅吾賢弟
之名是也邵氏問見後錄

呂氏童蒙訓云曉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幾萬
里吹度玉門關及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長亭大船夾
雙櫓中流鵝鴨鳴之類皆氣蓋一世學者能熟味之
自然不褊淺矣漁隱叢語

李太白詩過人其生平所享如浮花浪蘂其詩云羅
帷舒卷似有人開明月直入無心可猜不可及也蘇

城集

詩言窮則盡意衰則醜韻軟則庫杜少陵麗人行李

太白楊叛兒一以雅道行之故君子言有則也陸時雍評

李太白荊州歌有漢謠之風 唐人詩可入漢魏樂

府者惟太白此首及張文昌白鼉謠李長吉鄴城謠

三首而止杜子美却無一篇可入此格楊升菴外集

太白白頭吟二首頗有優劣其一蓋初本也天仙之

才不廢討潤何必不加點今人落筆便刊布縱云揮

珠無怪多類耳干錄

閨裏佳人年十餘頗有四傑風格差逸宕耳要之此

等是太白佳作詩辨

太白集中少年行只有數句類太白其他皆淺近浮

俗決非太白所作必誤入也滄浪詩話

六一居士曰落日欲沒峴山西倒著接羅花下迷襄

陽小兒齊拍手大家爭唱白銅鞮此常語也至於清

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後見太白

之橫發所以驚動千古者固不在此乎漁隱叢話

杜子美飲中八仙歌知章騎馬似乘船又天子呼來

不上船用兩船字韻汝陽三斗始朝天又舉觴白眼
望青天用二天字韻蘇晉長齋繡佛前又皎如玉樹
臨風前又脫帽露頂王公前用三前字韻眼花落井
水底眠又長安市上酒家眠用兩眠字韻牽牛織女
詩蛛絲小人態曲綴瓜果中又防身動如律竭力機
杼中用兩中字韻李太白襄陽歌鸕鷀杓鸚鵡杯百
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領三百杯用兩杯字韻廬山
謠影落前湖青黛光金闕前開二峰長又翠影紅霞
映朝日鳥飛不到吳江長用兩長字韻韓退之李花
詩冰盤夏薦碧實脆斥去不御慙其花又誰堆平地

萬堆雪剪刻作此連天花用兩花字韻雙鳥詩兩鳥
各閉口萬象銜口頭又百舌舊饒聲從此嘗低頭用
兩頭字韻示爽詩冬夜豈不長達且燈燭然又此來
南北近間里故依然用兩然字韻猛虎行猛虎死不
辭但慙前所爲又親故且不保人誰信汝爲用兩爲
字韻子美太白退之於詩無遺恨矣當自有體耶御氏
聞見後錄

絕句字少意多四句而反覆議論如李白橫江詞氣
格合歌行之盛使人嘆咏其贈汪倫非必其詩之佳
要見古人風致如此范德機評

太白橫江辭六首章雖分局意如貫珠俗本以第一首編入長短句後五首編入七言絕句首尾衡決殊失作者之意如杜詩秋興八首亦分作二處予特正之凡古人詩歌不可分類以此

楊升菴外集

東坡送人守嘉州古詩其中云峨眉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謫仙此語誰解道請君見月時登樓上兩句全是李謫仙詩故繼之以謫仙此語誰解道請君見月時登樓之句此格本出於李謫仙其詩云解道澄江靜如練令人還憶謝元暉蓋澄江淨如練即元暉全句也後人襲用此格愈變愈工

漁隱叢話

金沙集有公取古詩一條謂始於太白未必也任華贈白詩已用海風吹不斷及雲垂大鵬飛等句則知彼時作此格者蓋多矣

譚雅

元宗棄國出奔太白乃盛稱蜀中之美西巡果盛事乎猗嗟譏莊而贊其藝副笄刺宣而美其容太白雖為亡國諱而亡國之恥正在言表

唐汝詢唐詩解

沈雲卿詩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原於王逸少語所謂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遊之句然李太白入清溪山詩云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雖有所襲而語

益工

胡元任評

竹未嘗香也而杜子美詩云雨洗娟娟靜風吹細細
香雪未嘗香也而李太白詩云瑤臺雪花數千點片
片吹落春風香韻語陽秋

詩用淚字若沾衣沾裳之類不爲剽竊然亦有出奇

者潘岳涕淚應情隕杜子美近淚無乾土李太白淚

盡日南珠劉禹錫巴人淚應猿聲落賈島淚落故山

遠孟雲卿至哀反無淚謝榛四溟山人集

李太白以布衣入翰林旣而不得官唐史言高力士
以脫鞵爲恥摘其詩以激楊貴妃爲妃所沮止今集
中有雪讒詩一章大率言婦人潘亂敗國其畧云彼

婦人之猖狂不如鵲之彊彊彼婦人之潘昏不如鶉

之奔奔坦蕩君子無容簧言又云妲己滅紂褒女惑

周漢祖呂氏食其在旁秦皇太后毒亦潘荒蟬螻作

昏遂掩太陽萬乘尚爾匹夫何傷詞殫意窮心切理

直如或妄談昊天是妲子味此詩豈貴妃與祿山潘

亂而太白曾發其奸乎不然則飛燕在朝陽之句何

足深怨也容齋隨筆

宋之問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李白只愁歌舞散

化作彩雲飛語意皆殊調亦不類高下則差足雁行

宋又有夜絃響松月朝楫美苔泉李有蘿月挂朝鏡

松風鳴夜絃詞意皆同李直出數丈雅

李白跌宕不羈鍾情於花酒風月則有矣而肯自縛於枯禪則知淡泊之味賢於膾炙遠矣白始學於白眉空得大地了徹鏡迴旋寄輪風之旨中謁太山君得冥機發天光獨照謝世氛之昏晚見道崖則此心豁然更無凝滯矣所謂啟開八窓牖託宿掣雷霆又有談玄之作云茫茫大夢中惟我獨先覺騰轉風火來假合作容貌問語前後際始知金仙妙則所得於佛氏者益窳韻語

佛氏者益窳韻語

李杜長篇全集中不多見北征一首沉着森嚴龍門

敘事之筆也憶舊書懷一首飄揚恣肆南華寓言之

遺也光燄萬丈於此乎見之柳亭詩話

李白詩清水出芙蓉天然去彫飾論詩者謂只一出

字便是去彫飾也餘冬序錄

子美詩以後二句續前二句處甚多如寄張山人詩云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喜杜觀到詩云待爾嗔烏鵲拋書示鶴鴒枝間喜不去原上急曾經晴詩云啼鳥爭引子鳴鶴不歸林下食遭泥去高飛恨久陰臥病詩云滑憶彫胡飯香聞錦帶羹潘匙兼暖腹誰欲致杯饗如此之類多矣

此格起於謝靈運廬陵王之墓下詩云延州協心許

楚老惜蘭芳解劍竟何及撫墳徒自傷李太白亦時

有此格毛遂不墮井曾參寧殺人虛言誤公子投杼

惑慈親是也

韻語 陽秋

梁虞騫詩落暉散長足細雨織斜文太白亦用其字

日日足森海嶠然其驚人泣鬼所謂自鑄偉辭前無

古人者乎

楊升菴 外集

太白楊花落盡與樂天殘燈無燄體同題類而風趣

高卑自覺天壤

詩辯 址

曹植怨詩願作東北風吹我入君懷懷徐幹詩將心

寄明月流影入君懷太白詩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

直到夜郎西兼裁其意撰成奇語

梅禹 金

詩眼云山谷言學者若不見古人用意處但得其皮

毛所以去之愈遠若風吹柳花滿店香若人能復為

此句亦未是太白至於吳姬壓酒勸客嘗壓字他人

亦難及金陵子弟來相送欲行不行各盡觴益不同

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此乃真太白妙

處當潛心焉故學者先以識為主禪家所謂正法眼

直須具此眼目方可入道

漁隱 叢語

金陵酒肆留別山谷云此乃真太白妙處而須溪云

終是太白語別予許須溪知言云

詩辨

李太白詩風吹柳花滿店香温庭筠咏柳詩香隨靜

婉歌塵起影伴嬌嬈舞袖垂傳奇詩莫唱踏陽春冷

人離腸結郎行久不歸柳自飄香雪其實柳花亦有

微香詩人之言非誣也 柳花之香非太白不能道

竹之香非子美不能道

楊升菴外集

太白詩吳姬壓酒喚客嘗說者以為工在壓字不知

吳人方言至酒家有旋壓酒子相待之語

雲麓漫抄

李白人分千里外興在一杯中高適功名萬里外心

事一杯中如武夫之對韻士而胡元瑞云二詩甚類

予謂字面則同句意懸絕

雅

杜之北征述懷皆長篇敘事然高者尚有漢人遺意

平者遂為元白濫觴李送魏萬等篇自是齊梁但才

力加雄辭藻加富耳

詩

太白詩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對景懷人意味深

永少陵詩寒空巫峽曙落日渭陽情亦是寫景贈別

而語意淺短杜詩佳處固多此等句法却不如李

仇

杜詩

太白讀書匡山十年不下山潯陽獄中猶讀雷侯傳

以彼仙才苦心如此今忽忽白日而嗶嗶古人是自

耳楊升菴絕句衍義

宋之問所得賂氏靈隱警句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

潮李太白天台曉望詩門標赤城霞樓樓滄島月最

相似文翔鳳雲夢藥溪談

吟咏瀑水衆矣大抵比况耳未有得於所見鑿空下

語爲興詩者太白獨曰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氣

象雄傑古今絕唱王阮義豐集

李白鸚鵡洲詩調既迅急而多複字兼離唐韻當是

五言古詩耳詩辨

七言絕句初唐風調未諧開元天寶諸名家無美不

備李白王昌齡尤爲擅場昔李滄溟推秦時明月漢

時關一首壓卷余以爲未允必求壓卷則王維之渭

城朝雨李白之朝辭白帝王昌齡之奉帚平明王之

渙之黃河遠上其庶幾乎而終唐之世絕句亦無出

四章之右者矣王阮亭唐人萬首絕句選凡例

盛弘之荊州記狀巫峽江水之迅云朝發白帝暮到

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杜子美

詩朝發白帝暮江陵頃來日擊信有徵李太白詩朝

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盡

扁舟已過萬重山雖全用盛弘之語而優劣自別今

人謂李杜不可以優劣論此語亦太憤憤楊升菴外集

盛弘之荊州記云白帝至江陵一千二百里春水盛

時行舟朝發夕至雲飛鳥逝不是過也太白述之為

韻語驚風雨而泣鬼神矣楊升菴絕句衍義

越中覽古詩前三句賦昔日豪華之盛末一句咏今

日淒涼之景大抵唐人弔古之作多以今昔盛衰構

意而從橫變化存乎體裁此與韓退之遊曲江寄

白舍人詩漢漢離陰晚自開青天白日映樓臺元微

之劉阮天台詩芙蓉脂肉綠雲鬟圖畫樓臺金碧山

皆以落句轉合有抑揚有開合此格唐詩中亦不多

得敖子發

太白詩牛渚西江夜青天無片雲登舟望秋月空憶

謝將軍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聞明朝挂帆席楓樹

落紛紛襄陽詩挂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尋陽

郭始見香爐峰嘗讀遠公傳永懷塵外蹤東林不可

見日暮空聞鐘詩至此色相俱空如羚羊挂角無跡

可求畫家所謂逸品是也王阮亭分甘餘話

寧國府志載胡安定先生石壁詩一首其序曰余嘗

覽李翰林題涇川汪倫別業二章其詞俊逸欲屬和

之今十月自新安歷旌德而仙尉曾公望同遊石壁

蓋勝境也奇峰對聳清溪中流路出半峰佳秀可愛
傳聞新建汪公所居不遠掩映溪岫率類於此且欲
尋訪迫暮不獲因思旌川卽涇川接境也而幽勝過
之汪公亦倫之別派也而儒雅勝之豈可使諷詠不
及於古乎輒成一首題於汪公屋壁雖不及藻飾佳
境比肩英流庶俾謫仙之詩不獨專美其詩曰李白
好溪山浩蕩涇川遊題詩汪氏壁聲動桃花洲英辭
逸無繼爾來三百秋云云按太白本集詩題祇云過
汪氏別業而此序乃云題涇川汪倫別業先生非妄
言者又去唐時未遠當必有據

詩五平五仄句或謂自宋始有之非也顏延年詩獨

靜闕偶語陰蟲先秋聞李太白詩處世若大夢胡爲

勞其生孟東野詩夜鏡不照物朝光何時升

餘冬序錄

法藏碎金云太白夜懷有句云宴坐寂不動大千入

毫髮潘佑獨坐有句云凝神入混茫萬象成虛宇予

愛二子吐辭精敏之力入道深密之狀合而書之聊

爲己用

漁隱叢話

今人作詩多忌重疊右丞早朝妙絕古今猶未免五
用衣冠之論太白訪戴天山道士不遇詩水聲飛泉
樹松桃竹語皆犯重呼古人言外求佳今人於句中

求隙去之遠矣

唐詩解

太白詩斗酒渭城邊爐頭耐醉眠乃岑參之詩誤入

塞上曲騶馬新跨白玉鞍乃王昌齡之詩亦誤入昌

齡本有二篇前篇乃秦時明月漢時關也

滄浪詩話

蜀國會開子規鳥宣城還見杜鵑花一叫一迴腸一

斷三春三月憶三巴此太白寓宣州懷西蜀故鄉之

作也太白為蜀人見於劉全白誌銘曾南豐集序楊

遂故宅記及白敘書不一而足此詩又一証也近日

吾鄉一士夫為山東人作詩序云太白非蜀人乃山

東人也予以前所引證詰之荅曰且諂山東人所綽

楔資何暇核實

楊升菴外集

哭宣城善釀紀叟予家古本作夜臺無李白此句絕

妙不但齊一生死又且雄視幽明矣昧者改為夜臺

無曉日夜臺白無曉日又與下句何人字不相干甚

矣士俗不可醫也

楊升菴外集

小問有咸陽沽酒寶釵空之句云是李白所製然李

白集中有清平樂詞四首獨欠是詩而花間集所載

咸陽沽酒寶釵空乃云是張泌所為莫知孰是

夢溪筆談

蘇州府志卷之四
蘇州府志卷之四
蘇州府志卷之四
蘇州府志卷之四
蘇州府志卷之四
蘇州府志卷之四
蘇州府志卷之四
蘇州府志卷之四
蘇州府志卷之四
蘇州府志卷之四

李太白文集卷之三十五

附錄五

錢塘 王琦琢崖編輯

鮑葆光復曾宗武較

年譜

李太白年譜

據太白詩文自述系出隴西漢將軍李廣後
見贈張相
詩於涼武昭王為九世孫當隋之末其先世以事
徙西域隱易姓名故唐興以來漏於屬籍至武后
時子孫始還內地于蜀之綿州家焉因通其邑遂
以客為名即太白父也
李陽本草堂集序曰李白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暲



九世孫蟬聯世網世為顯著中葉非罪謫居條支
易姓與名累世不大曜神龍之初逃歸于蜀復指
李樹而生伯陽范傳正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曰
其先隴西成紀人公之孫女於箱篋中得公之子
伯禽手疏十數行紙壞字缺不能詳備約而計之
京武昭王九代孫也隋末多難一房被竄於碎葉
流離散落隱易姓名故自國朝以來漏於屬籍神
龍初潛還廣漢因僞為郡人父客以通其邑遂以
客為名高臥雲林不求祿仕按陽冰序乃太白在
時所作所述家世必出於太白自言傳正碑據太
白之子所手疏二文序述無有異詞此其可信而
無疑者也新唐書李白本傳曰李白與聖皇帝九
世孫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龍初遁還客巴西
蓋本二文以為依據也太白之為蜀人回彰彰矣
魏顯李翰林集序亦曰李白隴西乃放形因家于
綿劉全白翰林學士李君碣記云君廣漢人其說
皆全足知世謂太白為隴西成紀人者本其先世
族望而言也或謂蜀人或謂綿州或曰巴西或曰
廣漢皆指其生長之地或據當時之名或援前古
之名而互言之也不若杜子美元微之稱為山東

李白則又因其流寓之地而言之也舊唐書竟以
白為山東人且云父為任城尉因家焉與諸說獨
異南部新書云李白山東人父為任城尉因家焉
少與魯人隱祖徠山號竹溪六逸俗稱蜀人非也
今任城令廳有白之詞尚存蓋
仍舊史之誤而云耳不可信也
傳 輿地廣記曰綿州彰明縣有唐李白碑白之先
世嘗流雋州其後內移白生于此縣杜詩補遺曰
范傳正李白新墓碑云白本宗室子厥先避仇客
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綿州之屬邑有大小
康山白讀書于大康山有讀書堂尚存其宅在清
廉鄉洪邁容齋續筆曰杜子美贈李太白詩康山
廉鄉讀書處頭白好歸來說者以為即廬山也吳
曾能改齋漫錄內辨誤一卷正辨是事引杜田杜
詩補遺云范傳正李白新墓碑云白本宗室子厥

先避仇客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縣州之屬
邑有大小康山白讀書于大康山有讀書堂尚存
其宅在清康鄉後廢為僧房稱隴西院蓋以太白
得名院有太白像吳君以是證杜句知康山在蜀
非廬山也予按當塗所刊太白集其首載新墓碑
宣歙池等州觀察使范傳正撰凡千五百餘字初
無補遺所紀七十餘言豈非好事者偽為此書如
開元遺事之類以附會杜老之詩耶歐陽文與地
廣記云彰明有李白碑自生於此方輿勝覽李陽
縣蓋亦傳說之誤當以范碑為証

冰草堂集序李白與聖皇帝之九世孫其先以罪

謫居條支神龍之始逃歸于蜀之昌明今本李陽

序無昌按彰明縣自先天以前止曰隆昌後避元

宗諱始曰昌明五代時改曰彰明楊升菴文集引

成都古今記云李白生於彰明之青蓮鄉

唐長安元年辛丑

即武后之大足元年也十月始改長安

太白生

舊譜起於聖曆二年已亥云白生于是年按曾鞏序享年六十四李陽冰序載白卒

於寶曆元年十一月自寶應元年逆數六十四年

乃聖曆二年也薛氏據之故曰白生於是年然李

華作太白墓誌曰年六十二則應生於長安元年

以代宋中丞自薦表核之表作于至德二載丁酉

時年五十有七合之長安元年為是若生聖曆二

年則當云五十有九矣自當以表為正故訂以長

安元年為太白始生之歲又按李陽冰序云神龍

之始逃歸於蜀復指李樹而生伯陽范傳正墓碑

云神龍初潛還廣漢今以李誌曾序參互考之神

龍收元太白已數歲豈神龍之年號乃神功之訛

抑太白之生在未驚姜之夕長庚入夢故名白以

家廣漢之前歟

太白字之若青蓮居士酒仙翁又其所自號者青

居士見荅湖州迦葉司馬詩及荅僧中孚贈仙人

掌茶詩序青蓮花出西竺梵語謂之優鉢羅花清

淨香潔不染纖塵太白自號疑取此義眉公秘笈謂其生於彰明之青蓮鄉故號青蓮按青蓮鄉在綿州舊彰明縣內彰明逸事原作清廉鄉疑後人因太白生於此故易其字作青蓮耳謂太白因此而取號恐未是酒仙翁見送權十一序

長安二年壬寅

長安三年癸卯

長安四年甲辰

神龍元年乙巳

是年中宗復位

太白年五歲能誦六甲

神龍二年丙午

景龍元年丁未

即神龍三年九月改元景龍

景龍二年戊申

景龍三年己酉

景雲元年庚戌

即景龍四年六月改元唐隆睿宗即位七月改元景雲

太白年十歲通詩書觀百家

景雲二年辛亥

先天元年壬子

是年正月改元太極五月改元延和八月元宗即位始改先天

開元元年癸丑

即先天二年十一月始改開元

附考舊譜開元元年十月甲辰帝獵渭川有大獵

賦按賦序但云以孟冬十月大獵于秦而不書獵于驪山之下開元元年十月甲辰獵於渭川八年十月壬午改於下邳十月而獵於秦地凡

三見舊譜竟屬之癸丑歲者大約以太白生於
聖曆二年至是合十有五歲因十五觀奇書作
賦凌相如一詩而附會其說若以太白生自
長安元年數之至是始十有三歲耳恐未是

開元二年甲寅

開元三年乙卯

太白年十五上韓荊州書云十五好劍術徧于諸

侯贈張相鎬詩云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按太白

堂賦序雖避天皇天后中宗而不及睿宗則是賦
之作不特在未改乾元殿之先并在睿宗未崩之
先矣考睿宗之崩在開元四年六月制改明堂為
乾元殿在開元五年七月賦之作應在三四年間
豈所謂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者即是明堂一賦歟

開元四年丙辰

開元五年丁巳

開元六年戊午

開元七年己未

開元八年庚申

太白年二十性情儻喜縱橫術擊劍為任俠嘗手

刃數人輕財重施不事產業是年禮部尚書蘇頲

出為益州長史舊唐書蘇頲傳開元八年頲除禮
部尚書罷政事俄知益州大都督

府長史事太白於路中投刺頲待以布衣之禮因謂群

寮曰此子天才英麗下筆不休雖風力未成且見

專草之骨若廣之以學可以相如比肩逸人東巖

子者隱於岷山之陽

東巖子姓名不可考楊升菴以為卽徵君趙蕤梓州鹽亭

人字雲卿者是又曰岷山之陽卽指匡山杜子美

贈詩所謂匡山讀書處其說見晏公類要鄭谷詩

所謂雪下文君沽酒店雲藏李白讀書山者也俱恐未是

年不跡城市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

猜郡守聞而異之詣廬親覩因舉二人以有道科

並不起上二事見太白所上安州裴長史書中自敘歷歷然無歲月可考而蘇頌之為益州

長史實惟開元八年故連其少年諸事并叙於此

又書中先言隱居岷山後言投刺蘇公玩其文義

作兩段敘述非接次而言者州舉有道應是見蘇

公以後事新唐書本傳曰白旣長隱岷山州舉有

道不應蘇頌為益州長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

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蓋依書辭順序之耳恐

未是又楊升菴以廣漢太守為蘇頌且引頌薦疏

所謂趙蕤術數李白文章為證今按蘇頌為益州

長史未嘗為廣漢太守據書

中所說明是兩人楊說殊謬

疑唐詩紀事引東蜀楊天惠彰明逸事云元符二

年春正月天惠補令於此從學士大夫求問逸事

聞唐李白本邑人微時募縣小吏入令臥內嘗驅

牛經堂下令妻怒將加詰責太白亟以詩謝云素

面倚欄鉤嬌聲出外頭若非是織女何必問牽牛

令驚異不問稍親招引侍硯席令一日賦山火詩

云野火燒山後人歸火不歸思輒不屬太白從旁

綴其下句云燄隨紅日遠烟逐暮雲飛令慚止頃

之從令觀漲有女子溺死江上令復苦吟云二八

誰家女飄來倚岸蘆鳥窺眉上翠魚弄口旁朱太
白輒應聲繼之云綠髮隨波散紅顏逐浪無何因
逢伍相應是怨秋胡令滋不悅太白恐棄去隱居
戴天大匡山往來旁郡依潼江趙徵君麤麤亦節
士任俠有氣善爲縱橫學著書號長短經太白從
學歲餘去遊成都賦春感詩云茫茫南與北道直
事難諧榆莢錢生樹楊花玉糝街塵縈遊子而蝶
弄美人釵御憶青山上雲門掩竹齋益州刺史蘇
頌見而竒之時太白齒方少英氣溢發諸爲詩文
甚多微類宮中行樂詞體今邑人所藏百篇大抵

皆格律也雖頗體弱然短羽襍襍已有鳳雛態淳

化中縣令楊遂爲之引謂爲少作是也遂江南人自名能詩

累謫爲令云○琦按此編今已不傳晁公武讀書志曰蜀本太白集附入左綿邑人所哀白隱處少年所作詩六十篇尤爲淺俗今蜀本李集亦不可見疑文苑英華所載五律數首或卽是與始

太白與杜甫相遇梁宋間結交歡甚久乃去客居

魯徂徠山甫從嚴武成都太日益流落不能歸故

甫詩云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然學者多疑太

白爲山東人又以匡山爲匡廬皆非也今大匡山

猶有讀書臺而清廉鄉故居遺地尚在廢爲寺名

隴西院有唐梓州刺史碑失其名太平寰宇記綿州彰明縣有李

白碑在寧梵寺門下梓州刺史于邵文元豐九及

域志綿州有李太白碑唐梓州刺史于邵文

綿州刺史高祝記太白有子曰伯禽女曰平陽皆

生太白去蜀後有妹月圓前嫁邑子畱不去以故

葬邑下墓今在隴西院旁百步外或傳院乃其所

捨云

開元九年辛酉

開元十年壬戌

開元十一年癸亥

開元十二年甲子
有蟾蜍薄太清詩新唐書開元十二年七月廢皇后王氏為庶人舊註謂蟾

蜍薄太清一篇為廢后而作玩詩意當是

開元十三年乙丑

太白出遊襄漢南泛洞庭東至金陵揚州更客汝海還憩雲夢故相許圜師家以孫女妻之遂畱安

陸者十年以上遊歷之處畱見上安州李長史裴長史二書中其歲月皆無可考而娶于

許氏約計當在是年之後故并敘于此

訪戴天山道士不遇詩登峨嵋山詩登錦城散

花樓詩在蜀所作者皆是年以前詩

開元十四年丙寅

開元十五年丁卯

開元十六年戊辰

開元十七年己巳

開元十八年庚午

太白年三十上韓荊州書云三十成文章歷抵卿
相上安州裴長史書云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
常橫經枕籍制作不倦迄于今三十春矣以為士
生則桑弧蓬矢射乎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
之志乃杖劍去國辭親遠遊南窮蒼梧東涉溟海
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觀
焉而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孫女憩跡于此至移三

霜焉

按太白送從姪嵩遊廬山序云余少時大人

令誦子虛賦私心慕之及長南遊雲夢覽七澤之壯觀酒隱安陸蹉跎十年是太白寓居安陸蓋十年也合之此書觀之約其旅遊安陸娶于許氏當在開元十三年之後太白於時年二十六七矣踰三年年始三十有上裴長史書有憩跡於此至移三霜之語則開元十八年也又踰四年年三十五則開元二十三年計此十年間正是其酒隱安陸之十年自是而出遊太原轉之齊魯矣其蒼梧洞庭溟海維揚金陵鄂城之遊皆在二十六七以前此皆參互可考者曾子固序曰自出居襄漢之間南遊江淮至楚觀雲夢許氏者高宗宰相鬪師之家也以女妻白因雷曩昔東遊維揚不雲夢者三年三年字尚欠精審
踰一年散金三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又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同遊於楚指南死於洞庭之上白伏屍慟哭若喪天倫行路聞者悉皆傷心

猛虎前臨堅守不動遂權殞於湖側便之金陵數年來觀筋肉尚在雪泣持刃躬申洗削裹骨徒步寢興攜持丐貸營葬於鄂城之東又曰前此郡督馬公朝野豪彥一見盡禮許為奇才因謂長史李京之曰諸人之文猶山無烟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語絡繹間起光明洞徹句句動人故交元丹親接斯議

有安陸白兆山桃花巖寄劉侍御綰詩詩有雲年好閑復愛仙之句雖未必卽是三十歲所作亦其上下數年間詩也舊譜列是詩於戊午年下蓋既以聖曆二年為太白始生之歲又誤以三十為二十耳考其時太白尚未出蜀又舊譜

以門有車馬客行及荅湖州迦葉司馬詩皆列於三十歲之下按門有車馬客詩曰莫我萬里遊飄飄三十春此嘆其客遊之久非紀其始壯之年觀下文北風揚胡沙埋騶周與秦之句應是祿山殘破兩京之後所作荅湖州迦葉司馬詩云青蓮居士謫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恐是長安遇賀監以後之作故有謫仙人之稱其曰三十春者是言放浪酒中約三十年非謂是時年甫及三十也茲皆不采 安州應城玉女湯詩安州般若寺水閣納涼喜遇薛員外父詩代壽山荅孟少府移文書秋夜於安府送孟贊府還都序上安州李長史書上安州裴長史書皆在安陸十年中之作

開元十九年辛未

開元二十年壬申

有送梁公昌從信安王北征詩

是年正月以禮部尚書信安郡

王禕為河東河北道行軍副元帥將兵擊奚契丹三月信安郡王禕與幽州長史趙含章大破

奚契丹于幽州之北

開元二十一年癸酉

開元二十二年甲戌

按太白與韓荆州書有三十成文章語此書當

是庚午以後甲戌以前四年中之作

唐書韓朝宗傳朝宗

累遷荆州長史開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採訪使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南東道其為荆州長

史在是其憶襄陽舊遊贈濟陰馬少府詩曰昔年以前

為大堤客曾上山公樓高冠佩雄劍長揖韓荆

州魏顥作公集序云長揖韓荆州荆州延飲白

誤拜韓讓之白曰酒以成禮荆州大悅皆是時

事

開元二十三年乙亥

太白遊太原有秋日於太原南柵餞陽曲王贊公

賈少公石艾尹少公應舉赴上都序

是年太白遊太原因南柵

餞飲一序知之舊唐書開元二十三年春正月乙亥親耕籍田加至九推而止卿以下終其畝大赦

天下在京文武官及朝集採訪使三品以上加一爵四品以下加一階外官賜勳一轉其才有霸王

之畧學究天人之際及堪將帥牧宰者令五品以上清官及刺史各舉一人致仕官量與改職依前

致仕賜醕三日此文所云今春皇帝有事千畝湛
恩八埏大搜群材以緝邦政王公以令宰見舉賈
公以王霸聲聞正其事也又開元十九年春正月
丙子帝親耕于興慶宮龍池此乃帝欲知稼穡之
事故習為之雖曰親耕與籍田大禮不同無恩典
逮下與此文所言不合故訂其的為是年之作

識郭子儀於行伍中言於主帥脫其刑責與譙郡

元參軍攜妓遊晉祠浮舟弄水見憶舊遊寄譙郡
郝元參軍詩皆

是時事已而去之齊魯寓家任城與孔巢父韓準

裴政張叔明陶沔會徂徠山酣飲縱酒號竹溪六

逸遊齊魯歲月不可
詳考并附於此

有五月東魯行蒼汶上翁詩曰顧余不及仕學

劍來山東舉訪前途獲笑汶上翁是初遊魯

地之作又有送韓準裴政孔巢父還山詩是酣

飲竹溪時之作

附考是年司馬子微化形於天台劉大彬茅山志
司馬子微子開

元乙亥歲六月十
八日蛻形於天台按太白大鵬賦序云余昔於

江陵見天台司馬子微謂余有仙風道骨可與

神遊八極之表因著大鵬遇希有鳥賦以自廣

此賦未詳作於何年舊譜列於開元十
年之下未知何據

開元二十四年丙子

開元二十五年丁丑

開元二十六年戊寅

附考是年潤州刺史齊澣開伊婁河於揚州南瓜

洲浦太白有題瓜州新河餞族叔舍人賁詩曰

齊公鑿新河萬古流不絕豐功利生人天地同

朽滅正指其事乃是年以後之作

開元二十七年己卯

開元二十八年庚辰

太白年四十

附考是年孟浩然卒

王士源孟浩然集序曰開元二十八年王昌齡遊襄陽時

浩然疾疹發背且愈相得甚歡浪情宴謔食鮮疾動終於治城南園年五十有二

有贈孟浩然詩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詩春

日歸山寄孟浩然詩皆是年以前之作

開元二十九年辛巳

天寶元年壬午

時太白遊會稽與道士吳筠共居剡中會筠以名

赴闕薦之於朝元宗乃下詔徵之太白至京師與

太子賓客賀知章遇於紫極宮一見賞之曰此天

上謫仙人也因解金龜換酒為樂言於元宗召見

金鑾殿論當世務草荅蕃書辯若懸河筆不停綴

又上宣唐鴻猷一篇帝嘉之以七寶牀賜食御手

調羹以飯之謂曰卿是布衣名為朕知非素蓄道

義何以得此命供奉翰林專掌密命。本事詩曰

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師按太白出蜀之後歷遊吳楚齊魯多涉年所而後入

京師誤也舍於逆旅賀監知章聞其名首訪之

既竒其姿復請所為文出蜀道難以示之讀未竟

稱嘆者數四號為謫仙解金龜換酒與傾盡醉期

不問日由是稱譽光赫賀又見其烏棲曲或言是烏夜啼

嘆賞苦吟曰此詩可以泣鬼神矣。據言曰李太

白謂賀知章知章曰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

星精耶。魏顥序曰白久居峨眉與丹邱因持盈

法師達白亦因之入翰林按李陽冰及樂史序皆言天寶中召入翰林劉

全白碣記范傳正新墓碑云天寶初太白代宋中丞作自薦表亦曰天寶初五府交辟不求聞達亦

由子真谷口名動京師上皇聞而悅之名入禁掖既潤色於鴻業亦問草於王言雍容愉揚特見褒

賞考其時當在天寶二年間蓋太白為知章所薦而知章之辭職在天寶二年之十二月其祖餞

出京在三年之正月則太白之因其薦而入朝及為飲中八仙之遊在二年十二月以前不居然可

知乎又按太白之名見舊唐書以為吳筠薦之新唐書以為賀知章言之新書蓋水之樂史別集序

考太白有別內赴徵三首則其西入京師乃應詔而至非浪遊也疑當時吳筠薦之於先賀知章復

言之於後在元宗於筠之薦視太白不過與預薦諸人一例等視而已及得知章之稱譽而後以竒

才相待異禮有加世但知有賀之薦而不知有吳之薦殆未稽之于舊史耳至魏顥序謂丹邱因持

盈法師達白亦因之入翰林持盈法師謂玉真公主也太白有玉真公主別館苦雨詩想其才名炫

耀竦動一時公主亦欲識其人而揚聲于人主之前亦理之所有者乎

有遊太山詩

古本題下有註云天寶元年四月從故御道上太山則其時在魯而

不在會稽并未嘗入京可知也但未知遊泰山之後方入會稽抑入會稽在遊太山之先皆不可考第一首云四月上太山石平御道開第五首云山花異人間五月雪中白五其時在四月五月之別內赴徵詩

附考按開元二十九年正月始立崇元學置生徒

令習老子莊子列子文子每年准明經例考試
天寶元年二月號莊子為南華真人文子為通
元真人列子為冲虛真人庚桑子為洞虛真人
太白有送于十八應四子舉落第還嵩山詩中
有炎炎四真人句應為是時以後之作

附考是年改鄆州平陸縣為中都縣析涇縣南陵

秋浦三縣置青陽縣白有別中都明府兄詩
中都小吏攜斗酒雙魚於逆旅見贈詩改九子
山為九華山與高霽韋權輿聯句詩又有望九
華山贈青陽韋仲堪詩皆是時以後所作

附考是年胡紫陽卒據紫陽碑文紫陽之卒在天寶元年其葬以十月望後

白有題紫陽先生壁詩冬夜於隨州紫陽先生
養霞樓送烟子元演隱仙城山序皆是年以前
之作其漢東紫陽先生碑銘是年以後所作

天寶二年癸未

公在長安與賀知章汝陽王璣崔宗之裴周南為

酒中八仙之遊

李陽冰集序云害能成謗帝用疎之公乃浪跡縱酒以自昏穢與賀

知章崔宗之等自為八仙之遊謂公謫仙人朝列賦謫仙之歌凡數百首多言公之不得意據此則

八仙之遊乃被讒以後事賀監以天寶三載正月歸越時公作詩送之則其酬飲同遊正在元二年

間豈供奉無多日即遭讒毀賀監未去之前已不能安其身歟八仙之名李序舉其二曰賀知章崔

宗之與太白而三范碑舉其四曰賀知章汝陽王崔宗之裴周南與太白而五新唐書本傳云白與

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璣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為酒中八仙人蓋據杜子美飲中八仙歌而記之耳

錢牧齋譏其既云天寶初供奉又云與蘇晉同遊為自相矛盾蓋蘇晉以開元二十二年先卒見舊

唐書而謂於天寶初與李白同遊恐其誤也然子美與太白同時編舉其人自必不妄或者天寶初

蘇晉尚存舊書二十二年之下卒字之上尚有缺文遂致茲誤亦未可知其裴周南一人不入杜詩

所詠之數意者如今時文酒之會行之日久一人或亡則以一人補之以致姓名流傳參差不一其以此歟

天寶三載甲申

五月 年為載

太白在翰林代草王言然性嗜酒多沉飲有時名

令撰述方在醉中不可待左右以水沃面稍解即

令秉筆頃之而成帝甚才之數侍宴飲因沉醉引

足令高力士脫靴力士恥之因摘其詩句以激太

真妃帝三欲官白妃輒沮之又為張垆讒譖公自

知不為親近所容懇求還山帝乃賜金放歸本

事詩云李白才逸氣高與陳拾遺齊名元宗聞之

名入翰林以其才藻絕人器識兼茂便以上位處
之故未命以官嘗因官人行樂謂高力士曰對此
良辰美景豈可獨以聲伎爲娛儻時得逸才詞人
咏出之可以誇耀於後遂命名白時寧王邀白飲
酒已醉旣至拜舞頽然上知其薄聲律謂非所長
命爲宮中行樂五言律詩十首白頓首曰寧王賜
臣酒今已醉儻陛下賜臣無畏始可盡臣薄技上
大曰可卽遣二內臣掖扶之命研墨濡筆以授之又
令二人張朱絲欄于其前白取筆抒思畧不停綴
十篇立就更無加點筆跡適利鳳跌龍拏律度對

屬無不精絕出入宮中恩禮殊厚竟以疎縱乞歸
上亦以非廊廟器優詔罷遣之○松窓錄云開元
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卽今牡丹也得四本紅紫淺
紅通白者上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前會花方
繁開上乘照夜白太真妃以步輦從詔特選梨園
弟子中尤者得樂十六部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
名手捧檀板抑衆樂前將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
子焉用舊樂詞爲遂命龜年持金花箋宣賜翰林
供奉李白立進清平調辭三章白欣然承旨猶苦
宿醒未解因援筆賦之其辭曰雲想衣裳花想容

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
 下逢一枝紅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
 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名花傾國兩相歡長
 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欄
 杆龜年遽以辭進上命梨園弟子約畧調撫絲竹
 遂促龜年以歌太真妃持玻璃七寶盞酌西涼州
 蒲桃酒笑領歌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
 徧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太真妃飲罷斂繡中重
 拜上龜年常語於五王獨憶以歌得自勝者無出
 於此抑亦一時之極致耳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

於他學士會高力士終以脫靴為深恥異日太真
 妃重吟前詞力士戲曰此以妃子怨李白深入骨
 髓何反拳拳如是太真妃驚曰何翰林學士能辱
 人如斯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是賤之甚矣太真
 妃深然之上嘗三欲命李白官卒為宮中所擇而
 止松窗錄唐韋諷撰今亡此則自太平廣記
 中錄出樂史別集序中所載蓋本之此書○撫
 言云開元當是天寶之誤中李翰林白應詔草白蓮花開
 序及官辭十首時方大醉中貴人以冷水沃之稍
 醒白於御前索筆一揮文不加點今本據言缺此
 一則太平廣記
中引之按所謂草白蓮花開序疑即范墓碑所云
 泛白蓮池序也所謂宮詞十首疑即本事詩所云

宮中行樂詞五言律十首也蓋皆得之傳聞故其說不無少異今宮詞僅存八首白蓮序已亡○鍾泰華文苑四史云唐書曰元宗召李白草白蓮辭使太真捧硯力士脫靴今唐書無此文恐出自稗官小說鍾○魏顥集序云上皇豫遊名白白時為

貴門邀飲比至半醉令製出師詔不草而成許中

書舍人諸書皆言太白以醉中應詔而作詩文宮中行樂詞多言中春之景沉香亭賦清平

調值壯升繁開則春暮矣泛白蓮池又夏中事出師詔不詳何時大抵各舉其所聞之一事而言致

有不同非傳聞之錯互也杜子美詩云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

臣是酒中仙想其扶醉而見○唐國史補云李白天子固不止偶然一次矣

在翰林多沉砂元宗令撰樂詞醉不可待以水沃

之白稍能動索筆一揮十數章文不加點後對御

令高力士脫靴上令小閣排出之

舊唐書白嘗沉醉殿上引足令

高力士脫靴由是斥去○西陽雜俎云李白名播海內元宗

於便殿召見神氣高朗軒軒若霞舉上不覺忘萬

乘之尊因命納履白遂展足與高力士曰去靴力

士失勢遽為脫之及出上指白謂力士曰此人固

窮相○李陽冰集序云醜正同列害能成謗格言

不入帝用疎之公乃浪跡縱酒以自昏穢咏歌之

際屢稱東山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賜全歸之

按李魏顥皆嘗與太白遊處二序所紀出處較之他文

定為真確可信陽冰所謂醜正同列害能成謗顥

序所謂以張增謔遂劉全白翰林學士李君弼記亦曰為同列者所謗詔令歸山三書大約相同而

新舊史皆不載知其疎畧矣野客叢書曰李白事
 所說不一魏顯作文集序曰上皇豫遊名白白時
 為貴朋邀飲比至半醉令製出師詔不草而就許
 中書舍人以張垆讓逐遊海岱間年五十餘尚無
 祿位樂史作別集序則又云上與太真在沉香亭
 賞木芍藥令李龜年持金花箋宣賜李白立進清
 平調白宿醒未解援筆賦之會高力士挾脫靴之
 恨謔白于妃由是上三欲官白輒為妃沮劉全白
 作碣記曰天寶初元宗辟翰林待詔因為和蕃書
 并上宣唐鴻猷一篇上重之欲以綸詔之任委之
 為同列者所謗詔令歸山遂浪跡天下范傳正新
 墓碑曰天寶初召見於金鑾殿論當世務草荅蕃
 書元宗嘉之遂直翰林專掌密命將處司言之任
 他日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歡既洽召公作序時
 公被酒于翰苑中命高將軍扶以登舟優寵如是
 既而上疏請還舊山元宗甚愛其材或慮乘醉出
 入省中不能不言溫室樹恐撥後患惜而遂之其
 說紛紜不同如此惟樂史所說頗與傳文合傳曰
 白供奉翰林猶與飲徒醉於市帝坐沉香亭意有
 所感欲得白為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頰

面稍解援筆成文婉麗精切無畱思帝愛其材數
 宴飲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靴力士數貴恥之
 摘其詩以激楊貴妃帝欲官白如輒沮之白自知
 不為親近所容懇求歸山帝賜金放還所載如此
 僕謂李白不容於朝固由高力士之譖然其為人
 疎曠不密觀傳正所謂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
 溫室樹又觀李陽冰草堂集序謂出入翰林中間
 以國政潛草詔語人無知者醜正同列害能成謗
 疑其醉中曾泄漏禁中事機
 或者云云明皇因是疎之

計太白在長安不過三年所賦諸詩其玉真公

主別館苦雨贈衛尉張卿詩灞陵行送別詩送

程劉二侍御獨孤判官赴安西幕府詩望終南

山寄紫閣隱者詩下終南山過斛斯山人宿置

酒詩春歸終南山松龍舊隱詩登太白峰詩杜

陵絕句夕霽杜陵登樓寄韋繇詩怨歌行註云長安

見內人出嫁友皆在長安中之作先後不可考

其侍從宜春苑奉詔賦龍池柳色初青聽新鶯

百囀歌宮中行樂詞清平調詞送賀監歸四明

應制詩送賀賓客歸越詩舊唐書天寶二年十

二月乙酉太子賓客

賀知章請度為道士還鄉三載正月庚子遣左

右相以下祖別賀知章於長樂坡上賦詩贈之

太白二詩一乃應制一私自送行而作者也其

對酒憶賀監二首又重憶一首皆知章沒後之

作朝下過盧郎中敘舊遊詩金門荅蘇秀才詩

侍從遊宿溫泉宮詩駕去溫泉宮後贈楊山人

詩溫泉侍從歸途故人詩同王昌齡送族弟襄

歸桂陽詩詩曰秦地見碧草楚謠對金樽把酒

爾何思鷓鴣啼南園子欲羅浮隱猶

懷明主恩躊躕紫宮戀孤負滄洲言知此詩在

翰林時之作其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遙有此寄

詩則在是時以皆供奉翰林時所作

翰林讀書言懷呈集賢院內諸學士詩送裴十

八圖南歸嵩山詩詩曰何處可為別長安青綺

門臨當上馬時我獨與君言

風吹芳蘭折日沒烏雀喧舉手指飛鴻此情難

具論同歸無早晚穎水有清源應是被讒而法

志已決乃遭讒之後所作

還山畱別金門知己詩初出金門尋王侍御不

遇咏壁上鸚鵡詩將去長安時所作

玉壺吟鳳凰初下紫泥詔謁帝稱觴登御筵揄

數換飛龍馬救走筆贈獨孤駙馬詩是時僕在

賜公車調天子長揖蒙垂國上恩壯心剖出

酬知已一別蹉跎朝市問青雲之交不可攀贈

從弟南平太守之遙詩天門九重謂聖人龍顏

呼萬歲拜賀明主收沉淪翰林乘筆迴英盼麟

閣崢嶸誰可見承恩初入銀臺門著書獨在金

鑾殿龍駒雕鏗白玉鞍象牀綺食黃金盤當時

笑我微賤者却來請謁為交歡一朝謝病遊江

海疇昔相知幾人在前門長憶舊遊寄譙郡元

參軍詩此時行樂難再遇西遊因獻長楊賦寄

王屋山人孟大融詩我昔東海上勞山餐紫霞

畱別廣陵諸公詩中迴日月顧揮翰凌雲烟感

時畱別從兄徐王延年從弟延陵詩閣雁行黍

肩別韋少府詩西出蒼龍門南登白鹿原魯中

送二從弟赴舉之西京詩魯客向西笑君門若

憶明送楊燕之東魯詩我固侯門士謬登聖主

光宮送楊燕之東魯詩筵一辭金華殿贈澄長

江送岑徵君歸鳴臯山詩余亦謝明主訓張卿

夜宿南陵見贈詩我昔辭林邱雲龍忽相見

高山人兼呈權顧二侯詩輕塵集嵩岳虛點盛

納青雲際讒惑英主心恩疎佞臣計窮徨庭闕

下嘆息光陰逝未作仲宣詩先流賈生涕挂帆

秋江上不答杜秀才五松山見贈詩昔獻長楊

為雲羅制待詔承明裏皆道揚雄才可觀敕賜

雨歡當天馬黃金絡頭白玉鞍浮雲蔽日不復

飛龍二天馬黃金絡頭白玉鞍浮雲蔽日不復

返總為秋風摧紫蘭角巾東秋夜獨坐懷故山

詩入書訪江海雲臥起咸京入侍瑤池宴出陪玉輦行誇胡新賦作諫獵短書成拙薄遂疎
絕歸閑事耦耕皆去朝以後之作

於是就從祖陳雷採訪大使彥允請北海高天師

授道錄於齊州紫極宮自是浮遊四方北抵趙魏

燕晉西涉邠岐歷商於至洛陽南遊淮泗再入會

稽而家寓魯中故時往來齊魯間前後十年中惟

遊梁宋最久此自天寶三載以後至十三載以前

錄於此太白贈蔡舍人詩曰一朝去京國十載客

梁園以此知其遊梁最久其梁園吟曰我浮黃河

去京闕挂席欲進波連山天長水闊厭遠涉訪古

始及平臺間是去長安之後即為梁宋之游也魏

類訓白詩曰去秋忽乘興命駕來東土謫仙遊梁

園愛子在鄒魯兩處不一見拂衣向江東考是詩

寓遊之地不舉其他而數稱梁園良有以也

有奉餞高尊師如貴道士傳道錄畢歸北海詩

畱別山河劉少府詩太白在開元時嘗遊晉矣

之天寶改元以後復遊晉地於畱別西河劉少

非壯年時語又有謂我是方朔人間落歲星自

衣千萬乘何事去天庭是不得於朝而去後之

作單父東樓秋夜送族弟沉之秦詩闕九天

此地曾經為近臣又曰屈平顛顛滯江潭亭

伯流離竄遼海知是去朝後復歸東魯之作

族弟單父主簿凝攝宋城主簿至郭南月橋却

為天寶十四年所作而言去秋則十三載之秋也

自天寶三載至十三載中間十年客遊梁宋之間

而家在東魯往來其地有時北抵趙魏燕晉西涉

邠岐歷商於到洛陽皆未嘗久羈而一過再過盤

桓稅駕多歷歲時則惟梁地為然故其自言

寓遊之地不舉其他而數稱梁園良有以也

於太原南柵餞飲一序見

於太原南柵餞飲一序見

於太原南柵餞飲一序見

於太原南柵餞飲一序見

於太原南柵餞飲一序見

於太原南柵餞飲一序見

於太原南柵餞飲一序見

於太原南柵餞飲一序見

於太原南柵餞飲一序見

於太原南柵餞飲一序見

回棲霞山畱飲贈詩送族弟凝至晏堦詩送族弟凝之滁求婚崔氏詩數詩之作大抵皆在此十年中

附新唐書杜甫傳曰甫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

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子美遺懷詩云昔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壚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氣酣登吹臺懷古視平蕪又昔遊詩云昔者與高李晚登單父臺寒蕪際碣石萬里風雲來白有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詩沙邱城下寄杜甫詩皆在是時

按杜子美寄太白二十韻詩云乞歸優詔許遇我宿心親是其結交歡好之日在太白賜金放歸之後子美未獻三大禮賦以前乃天寶三載至十載間事其與高達夫詩酒倡和為單父吹臺之遊正其時也

附是年三月改天下諸郡京元廟為紫極宮白有尋陽紫極宮感秋詩是時以後之作○是年改邠州為新平郡白有豳歌行上新平長史粲詩登新平樓詩贈新平少年詩皆是時以後之作

天寶四載乙酉

天寶五載丙戌

附考是年五月以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為戶部

尚書十月改臨淄郡為濟南郡白有荅杜秀才

五松山見贈詩聞君往年遊錦城章仇尚書倒屣迎飛屐絡繹奏明主天書降

問迴陪從祖濟南太守泛鵲山湖詩皆是時以

後所作

天寶六載丁亥

附考是年正月杖殺北海太守李邕淄川太守裴

敦復白有上李邕詩係少年時作有題江夏修

靜寺詩蓋傷邕也係是時以後之作

天寶七載戊子

天寶八載己丑

有虞城令李公去思碑頌舊譜列是作於天寶四載下按其文曰天

寶四載拜虞城令此紀其受職之年非紀其去

官之日其下又云陽無驕僭四載有年則李公

在虞四年而後去去思碑頌應作于是年矣其

對雪獻從兄虞城宰詩亦是此四年中所作

崇明寺佛頂尊勝陀羅尼幢頌文中言律師道

五月一日示滅云云詳其上下

義頌之作也亦當在是年間

附考是年六月隴右節度使哥舒翰攻吐蕃石堡

城拔之白有荅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詩云君

不能學哥舒橫行青海夜帶刀西屠石堡取紫

袍又云君不見李北海英風豪氣今何在君不

見裴尚書土墳三尺蒿棘居知為是時以後之

作

天寶九載庚寅

太白年五十

天寶十載辛卯

有羽檄如流星詩

是年四月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伐雲南戰於西洱河敗績士卒死者六萬人楊國忠大募兩京及河南

兵以伐雲南詩曰借問此何為答言楚徵兵度瀘及五月將赴雲南征云比干碑文曰天寶十云知此詩為是時之作拜首祠堂云云是代衛縣尉李翰作者然此文似非白筆

天寶十一載壬辰

附考是年四月御史大夫王鉞賜死禮部員外郎

崔國輔以銜近親貶竟陵郡司馬白有送崔度

還吳度故人禮部員外國輔之子云云乃是年

以後之作

天寶十二載癸巳

有書情贈蔡舍人詩

詩曰遭逢聖明主敢進與亡言白壁竟何辜青蠅遂

成寃一朝去京國十載客梁園是作詩時太白已去朝十年矣故定為是時之作下二首全

贈崔司戶文昆季詩

詩云惟昔不自媒擔簦西入秦攀龍九天上忝列歲

星臣布衣侍彤屏密勿草絲綸才微惠渥重讒巧生緇磷一去已十年今來復盈旬畱別

曹南群官之江南詩

詩曰時來不關人談笑遊軒皇獻納少成事歸休辭

建章十年罷西自梁園至敬亭山見會公談陵

笑攬鏡如秋霜按獨孤及送李白之曹南

陽山水兼期同遊詩序日出車桐門將駕於曹

送子何所平臺之隅合上一詩觀之則公之行

踪由梁園而曹南由曹南旋反遂往宣城然後

天寶十三載甲午

太白遊廣陵與魏萬相遇遂同舟入秦淮上金陵

與萬相別復往來宣城諸處按魏顥集序曰解携

推之則相遇之時乃天寶十三載也又序曰命駕

江東訪白遊天台還廣陵見之太白送萬詩序曰

於廣陵相見萬謂太白詩曰雪上天台山春逢翰

龍蟠處故知其相遇於廣陵又同舟自秦淮而上

金陵也太白詩曰五月造我語知非伶儂人是其

相處之久自春徂夏凡魏顥序云顥始名萬命駕

數月皆可考而知也

江東訪白遊天台還廣陵見之眸子炯然哆如餓

虎或時東帶風流醞籍顥平生自負人或為狂白

相見混合有贈之作謂余爾必著大名於天下無

忘老夫與明月奴因盡出其文命顥為集

有送王屋山人魏萬詩贈宣城宇文太守兼呈

崔侍御詩宣城九日聞崔四侍御與宇文太守

遊敬亭余時登響山不同此賞醉後寄崔侍御

詩玩詩意宇文乃天寶中為宣城太守而非至

德以後始官其地者也據趙公兩候新亭頌

天寶十四載趙悅來為宣城守則宇文之守宣

城在其前可意度也崔四侍御未詳其名太白

又布訓崔侍御詩云自是客星辭帝座元非太白醉揚州此是攝監察御史崔成甫未知與此崔四侍御卽一人否舊唐書曰侍御史崔宗之謫官金陵與白詩酒唱和嘗月夜乘舟自采石達金陵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笑傲旁若無人按崔宗之乃崔日用之子唐書但言其襲封齊國公而不紀其官爵崔祐甫作日用集序云嗣子宗之開元中爲起居郎再爲尚書禮部員外郎遷本司郎中終於右司郎中其爲侍御史及謫官金陵莫之載也新唐書削去侍御史及謫官等字而但云白浮遊四方嘗乘舟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官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似亦知舊史之誤故耳考太白集中有與崔宗之詩三首皆云郎中又敘其同遊南陽之白水過菊潭上遺孔子琴等事而遊金陵采石事不一及焉恐舊唐書所載者是侍御史崔成甫而誤以爲春日陪楊江寧及諸公宴北湖感占詩宗之耳

宿白鷺洲寄楊江寧詩金陵阻風雪書懷寄楊

江寧詩江寧楊利物畫贊太白贈魏萬詩曰吾友楊子雲絃歌播清芬雖爲江寧宰好與山公群乘興但一行且知我愛君蓋謂江寧宰楊利物也集中與楊江寧諸詩皆在是書懷贈南陵常贊府詩與南陵常贊府遊五松山詩於五松山贈南陵常贊府詩按是年六月劍南留後李宓率兵伐雲南蠻至西江河舉軍陷沒又闕中自去秋水旱相繼人多乏食詔出太倉米一百萬石賤糶以濟貧民太白詩所謂雲南五月頻喪渡瀘師毒草殺漢馬張兵奪秦旗至今西河流血擁僵屍咸陽天下樞累歲人不足雖有數盤玉不如一斗粟正言是年事下金陵送權十一序序言四詩亦其時先後之作金陵送權十一序明逸老賀知章呼余爲謫仙人又言我君六葉繼聖熙乎玄風三清垂拱穆然紫極是固天寶中旣見賀監之後而幽燕未亂以前之作也考其送別之地在金陵當爲是年先後間之作無疑

天寶十四載乙未

太白在宣城

有贈宣城趙太守悅詩為趙宣城與楊右相書

趙公西候新亭頌

文曰惟十有四年皇帝以歲之驕陽秋五不稔乃慎擇明

牧恤南方凋枯四月孟夏自淮陰遷我天水趙

公作藩於宛陵又具載一時僚佐長史齊光又

司馬武幼成錄事參軍吳鎮宣城令崔欽夏

之名於下知太白與諸公遊處皆在是時

陪司馬武公與群賢宴姑熟亭序宣城吳錄事畫贊

肅宗至德元載丙申

即天寶十五載也七月肅宗即位於靈武始改元至德

太白自宣城之溧陽又之剡中遂入廬山永王璘

為江陵府都督充山南東路及嶺南黔中江南西

路四道節度使重其才名辟為府僚佐及璘擅引

舟師東下脅以偕行

舊唐書元宗幸蜀在途以永王璘為江淮兵馬都督揚州

節度使白在宣州謁見遂辭從事與太白詩文所

自序者不同且永王官爵與其本傳所載亦異

據文中所謂自

有春於姑熟送趙四流炎方序

吳瞻泰曰見喜

氣上當攫玉弩摧狼狐洗清天地雷雨必作則

祿山既反之後元宗未幸蜀以前所作也又有

少府以黃綬作尉泥蟠當塗之語集中有當塗

趙少府炎粉圖山水歌送當塗趙少府赴長蘆

詩寄當塗趙少府炎贈武十七謬詩序曰門人

詩皆是時以前之作

義者也聞中原作難西來訪子愛子伯禽在魯

許將冒胡兵以致之酒酣感激援筆而贈詩曰

狄犬吠東洛天津成塞垣愛子隔東魯

空悲斷腸猿是此詩為東京陷後所作

詩曰旌旗纒紛兩河道戰鼓驚山欲傾倒秦人
半作燕地囚胡馬翻卸洛陽草一輸一失闕下
兵朝降夕判幽薊城巨鰲未斬海水動魚龍奔
走安得寧皆指是時事詳見本詩註中又有昨
日方為宣城客掣鈴交通二千石及溧陽酒樓
三月春楊花茫茫愁殺人句是知大白遊宣城
之溧陽而是詩經亂後將避地剡中留贈崔宣
之作在三月時
城詩太白又有江上蒼崔宣城詩曰太華三芙蓉
當是前此之作疑為吳王謝責赴行在遲滯表
另是一崔宣城
通鑑天寶十五載二月以吳王祗為靈昌太守
河南都知兵馬使三月拜陳畱太守河南節度
使表所謂才缺總戎謬當強寇是也五月徵吳
王祗為太僕卿表所謂慈臣不逮賜臣生全是
也其曰伏蒙聖恩追赴行在又曰重整乾綱再
清國步則作表之時當在元宗幸蜀太子即位
於靈武之後矣疑吳王是時迂道入吳將由水
路上游荆襄轉趨商洛以至靈武表中所謂大

舉天兵掃除戎羯所在郵驛發交馳臣逐便
水行難於陸進是也太白於時相遇為之作
此表歟集中又有上吳王詩三首同吳王判
王送杜秀才入京詩皆是時以前之作
官時余歸隱居廬山屏風疊詩詩曰大盜割鴻
吾非濟代人且隱屏風疊此正兩與賈少公書
京陷沒之後將避地廬山時之作
書有中原橫潰及王命崇重大總元戎辟書三
至嚴期逼迫等語擬其作應在是時且疑是應
永王辟命門有車馬客行詩有北風揚胡沙埋
時之作
此蒼亭寧匪仁亦
是兩京陷後之作

至德二載丁酉

二月永王璘兵敗太白亡走彭澤坐繫尋陽獄按

鑑及新舊唐書永王璘元宗第十六子也天寶十
五載六月元宗幸蜀至漢中郡下詔以璘為山南

東路嶺南黔中江西南西路四道節度採訪等使江
 陵郡大都督七月璘至襄陽九月至江陵召募士
 將得數萬人以薛鏐李臺卿韋子春劉巨鱗蔡嗣
 為謀主補署郎官御史時江淮租賦鉅億萬所在
 山委恣情破用肅宗聞之詔璘還觀上皇於蜀璘
 不從命璘生長官中未更人事自視富強其子襄
 成王傷勇而有力握兵權為左右眩惑遂謀狂悖
 勸璘取金陵以季廣琛渾惟明高仙奇馮季康為
 將甲士五千人十二月擅引舟師東下遣渾惟明
 向吳郡襲採訪使李希言季廣琛趨廣陵攻採訪
 使李成式璘進至當塗希言遣其將元景曜及丹
 徒太守閻敬之將兵拒之成式亦遣其將李承慶
 來拒璘擊斬敬之以狗景曜承慶並降於璘江淮
 震動時河南招討判官李銑在廣陵有騎百八十
 人進屯揚子成式遣判官裴戎以廣陵步卒三千
 拒於伊婁張旗幟大閱士卒于江津璘與傷
 登埤望之有懼色季廣琛知事不集與渾惟明馮
 季康謀各率眾亡走是夜銑陣江北夜然乘葦人
 執二炬以疑之影亂水中踞者以倍告璘軍亦舉
 火應之璘疑王師已濟携兒女及麾下遁去遲明

覺其給復入城具舟楫使傷驅眾趨晉陵江北之
 兵齊進至新豐璘使傷與仙奇逆擊之銑張左右
 翼搏戰射傷中肩軍遂敗璘奔鄱陽將南走嶺外
 江西采訪使皇甫旉遣兵追及之戰大庾嶺璘中
 矢被執潛殺之於傳舍傷為亂兵所害薛鏐等皆
 伏誅永王璘弄兵之始末如此太白入其幕中世
 頗非之然考天寶末年宗室諸王若吳王祇號王
 巨皆受命將兵文人才士豈無入其幕者太白之
 受薛于永王璘何以異是後之擅領舟師東下命
 將交兵其始豈遽料其至此乎新唐書載季廣琛
 謂諸將之言曰吾與公等從王豈欲反耶上皇播
 遷道路不通而諸子無賢於王者如總江淮銳兵
 長驅雍洛大功可成今乃不然使吾等名挂叛逆
 如後世何太白初見璘亦類此太白本傳謂永王
 璘辟白為府僚佐及璘起兵白逃還彭澤是廣琛
 奔走廣陵之日即太白逃亡彭澤之日也乃廣琛
 以擁眾歸降位至節度太白以隻身逃遁不免竄
 流固遇之幸不幸也夫觀其為宋中丞自薦表曰
 屬逆胡暴亂避地廬山遇永王東巡脅行中道奔
 走却至彭澤其憶舊遊書懷詩云僕臥香爐頂食

霞嗽瑶泉半夜水軍來尋陽滿旌旄空名適自誤
 迫脅上樓船徒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烟辭官不受
 賞翻責夜郎天其自序固甚明也蘇東坡謂太白
 之從永王璘當由延脅以璘之狂肆寢陋雖庸人
 知其必敗太白能識郭子儀之為人傑而不能知
 璘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者蔡寬夫謂太白豈從
 人為亂者蓋其學本出縱橫以氣俠自任當中原
 擾攘之時欲籍之以立功名耳大抵才高意廣如
 孔北海之徒固未必有成功而人料事尤其所
 難議者或責以璘之猖獗而欲仰以立事不能如
 孔巢父蕭穎士察于未萌宣慰大使崔渙及御史
 斯可矣若其志亦可哀矣
 中丞宋若思為之推覆清雪若思率兵赴河南釋
 其囚使參謀軍事并上書薦白才可用不報新唐書本
 傳長流夜郎會赦還尋陽坐事下獄時宋若思將
 吳兵三千赴河南道尋陽釋囚辟為參謀曾南豐
 集序云永王璘節度東南白時臥廬山璘迫致之
 璘軍敗丹陽白奔亡至宿松坐繫尋陽獄宣撫大

使崔渙與御史中丞宋若思驗治明白以為罪簿
 宜貫而若軍思赴河南遂釋白囚使謀其軍事上
 書肅宗薦白才可用不報乾元元年終以汚璘事
 長流夜郎新書稱白流夜郎還尋陽坐事下獄宋
 若思釋之者不合於白之自序蓋史誤也琦按太
 白所作為宋中丞自薦表云前後經宣慰大使崔
 渙及臣推覆清雪尋經奏聞是尋陽下獄而宋若
 思釋之正坐永王璘事也新唐書以一事分為二
 事殊謬

有永王東巡歌

按舊唐書至德元載十二月甲辰江陵大都督府永王璘擅領

舟師下廣陵新唐書元宗本紀亦以璘反為十

二月甲辰事肅宗本紀又以璘反為十月事陷

鄱陽郡為二載正月事與此詩所謂永王正月東出師者殊異恐正字有誤

在水軍宴贈幕府諸侍御詩在水軍宴韋司馬樓船觀

妓詩奔亡道中詩南奔書懷詩送張秀才謁高

中丞詩序曰余時繫尋陽獄中尋陽非所寄內詩萬憤詞

投魏郎中上崔相百憂章獄中上崔相渙詩雜

言用投丹陽知己兼奉宣慰判官詩按渙以至德元載十月

一月為江南宣慰大使次年八月罷為左散騎常侍餘枕太守數詩皆其未罷使以前之作

中丞宋公以吳兵三千赴河南軍次尋陽脫余

之囚叅謀幕府因贈之詩陪宋中丞武昌夜飲

懷古詩為宋中丞祭九江文為宋中丞請都金

陵表為宋中丞自薦表武昌懷古有天河落曉霜句乃暮秋時作是年

九月癸卯廣平王復西京十月壬子廣平王復東京請都金陵表當是未聞西京尅復捷音以前之

贈張相鎬詩通鑑至德二載八月以張鎬為河南節度採訪等使都督

淮南諸軍事二詩之作在是月之後詩曰臥病

古松巖蒼山空四鄰則其時以病暫寓宿松又不在宋中丞幕矣集中又有贈間邱宿

松贈間邱處士二詩疑皆是時所作上皇西

巡南京歌上皇以十二月丙午歸長安戊午改

及南京還散花樓之句蓋是上皇既歸之後所作

附是年正月乙卯安祿山為其子慶緒所殺酉

陽雜俎云祿山反太白製胡無人言太白入月

敵可摧及祿山死太白入月按新舊唐書俱無

太白入月事其說恐誤。舊唐書至德二年九

月改宣州綏安縣為廣德縣以縣界廣德故城

為名白有送韓侍御之廣德詩為是年以後之

太白有至陵陽山登天柱石調韓侍御見招
作隱黃山詩云天子昔避狄與君亦乘驄擁兵
五陵下長策遏胡戎時泰解繡
衣脫身若飛蓬亦是此時所作
○是年以潤州

之江寧縣置昇州至上元二年乃廢白有贈昇

州王使君忠臣詩是四年中之作。是年十二

月改西京為中京白有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

入中京詩乃自後五年中之作
舊譜列於開元六年誤

乾元元年戊戌
即至德三年也二月改乾元復以載為年

終以永王事長流夜郎遂泛洞庭上三峽至巫山

○樂史別集序云自有知鑒客并州識汾陽王郭

子儀於行伍中為脫其刑責而獎重之及翰林坐

永王之事汾陽功成請以官爵贖翰林上許之因

而免誅
新唐書本傳璘敗當誅初白遊并州見郭子儀奇之子儀嘗犯法白為救免至是子

儀請解官以贖有詔長流夜郎

有流夜郎於烏江畱別宗十六璟詩流夜郎贈

辛判官詩贈劉都使詩
有而我謝明主贈易秀

才詩
有竄逐我贈別鄭判官詩
有竄逐勿復哀

憶秋浦桃花舊遊時竄夜郎詩流夜郎永華寺

寄尋陽群官詩流夜郎至西塞驛寄裴隱詩流

夜郎至江夏陪長史叔及薛明府宴興德寺南

閣詩張相公出鎮荊州尋除太子詹事子時流

夜郎行至江夏與張公相去千里公因太府丞

王昔使車寄羅衣二事及五月五日贈子詩子

荅以此詩按張鎬為太子賓客新舊唐書皆不載年月獨孤及所作洪州刺史張公

鎬遺愛頌曰拜公荊州大都督府長史明年元

稟肇建上日疇若余樂正父師之職汝作賓客

卒調護太子嘉言惟允於是授太子賓客則似

在乾元二年中也考舊唐書云乾元元年五月

戊子以河南節度使中書侍郎平章事張鎬為

荊州大都督府長史本州防禦使庚寅立成王

倣為皇太子則二事相去不過二日獨孤及所

云明年元稹肇建者誤也若云張公之為太子

賓客在明年則可然與此題所云尋除者又不

合其云詹事或傳聞之誤或先除詹事後除賓

客亦未可知鵬洲詩是流夜郎至江夏時之作泛

沔州城南郎官湖詩序云乾元歲秋八月白遷

於夜郎遇故人尚書郎張

謂出使夏口沔州牧杜公漢陽宰王公寄王漢

陽詩詩云南湖秋月白王宰夜相邀錦帳郎官

醉題王漢陽廳詩詩有我似鷓鴣鳥南遷嬾北

詩之放後遇恩不霑詩流夜郎間醑不與詩題

葵葉詩上三峽詩

附是年六月京兆尹嚴武貶巴州刺史時郗昂

亦自拾遺貶清化尉二人意氣友善時賦詩高

會見羊十公有送郗昂謫巴州詩亦是此時所

作

乾元二年己亥

未至夜郎遇赦得釋按唐書本紀乾元元年二月丁未以改元大赦四月乙卯以有事南郊大赦十月甲辰以冊立太子大赦二年三月丁亥以旱降死罪流以下原之公之遇赦當在此還憇江夏岳陽復如尋陽

有南流夜郎寄內詩

詩有北雁春歸看欲盡南來不得豫章書句蓋是三月

月中 畱別賈舍人至

詩有君為長沙客我獨之夜郎句是未遇赦以前之作

流夜郎半道承恩放還兼欣尅復之美書懷

示息秀才詩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遊書

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詩

詩有傳聞赦書至却放夜郎回句天

長節鄂州刺史韋公德政碑

鄂州刺史韋公即江夏韋太守良宰

也詩與文俱一時之作

江夏使君叔席上贈史郎中詩

昔放三湘去今還萬死餘句 與史郎中飲聽黃鶴樓上吹笛

詩江夏贈韋南陵冰詩贈從弟南平太守之遙

贈韋南陵詩有天地再新法令寬夜郎遷客帶霜寒句是遇赦以後之作又曰賴遇南平

豁方寸况兼夫子持清論則知與贈從弟南平太守之遙詩皆一時所作寄韋南陵

冰余江上乘興訪之遇尋顏尚書笑有此贈詩

考肅宗時尚書而顏姓者惟魯公一人則所尋之顏尚書必魯公也按唐書乾元元年顏真卿

由工部尚書出為饒州刺史二年六月由饒州刺史為昇州刺史充浙江西道節度使此詩應

在是時前自漢陽病酒歸寄王明府詩

有去歲後之作早春寄王漢陽詩望漢陽柳色寄

王宰詩陪族叔侍郎擘及中書賈舍人至遊洞

庭詩 李暉之貶在乾元二年四月則公與暉遊飲應在是年之秋而與賈至作詩贈答亦

在此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後詩巴陵贈賈舍人

詩與賈舍人於龍興寺剪落梧桐枝望瀝湖詩

江夏送倩公歸漢東詩 詩序有聖朝已舍季布當徵賈生語是遇赦以

後之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軍 註云時賊逼華容縣

通鑑乾元二年八月康楚元張嘉延據襄州作亂楚元自稱南楚霸王九月張嘉延襲破荊州

有眾萬餘人商州刺史韋倫起兵討之十一月進軍擊之生擒楚元其眾潰散荆襄皆平此詩與下二首皆

是年之作司馬將軍歌 有狂風吹古月竊弄

之作 荊州賊平臨洞庭言懷作

唐詩紀事曰韋渠牟韋述之從子也少警悟工為

詩李白異之授以古樂府權裁之敘其文曰初君

年十一嘗賦銅雀臺絕句右拾遺李白見而大駭

因授以古樂府之學 按舊唐書韋渠牟傳渠牟以貞元十七年卒時年五十三

逆數其十一歲見太白時在乾元二年中

上元元年庚子 即乾元三年也閏四月改元上元

太白年六十

有江上贈竇長史詩 有萬里南遷夜郎國三年歸及長風沙句應在是時

作 運速天地閉一首 詩有胡風結飛霜六龍頽西荒句謂祿山背畔元宗

西狩也有鴛鴦非越鳥何為眷南翔句謂南遷夜郎也有太白出東方彗星揚精光句按唐書

乾元三年四月丁巳有彗星見於東方凡五旬餘間四月辛酉朔有彗星出於西方至五月乃

滅正是時事此詩為是年之作

上元二年辛丑

是年九月制去上元年號但稱元年以建子月為歲首

太白遊金陵又往來宣城歷陽二郡間

有饒李副使藏用移軍廣陵序

通鑑上元二年七月以試少府

監李藏用為浙西節度副使十月江淮都統崔國署李藏用為楚州刺史領二城而居盱眙文有社稷雖定於劉璋封侯未施於李廣移軍聞廣陵恭揖後命等語知是十月以前之作

李太尉大舉秦兵百萬出征東南懦夫請纓冀

申一割之用半道病還別金陵崔侍御詩

通鑑

上元二年五月以李光弼為河南副元帥太尉兼侍中都統河南淮南東西山南東荆南江南西浙江東西入道行營節度出鎮臨淮是其事也詩中有舊國見秋月長江流寒聲之句乃是

是年秋

宣城送劉副使入秦詩

舊唐書上元二年正月辛卯温

州刺史季廣琛為宣州刺史充浙江西道節度使詩中所謂秉鉞有季公凜然負英姿正指季廣琛也所謂統兵捍吳越豺虎不敢窺指劉展餘黨張景超孫待封占據蘇湖將犯杭州之事所謂大勳竟莫敘已過秋風吹足送餞之時約在冬時矣

寶應元年壬寅

是年四月甲子改元寶應復以正月為歲首已巳代宗即位

時李陽冰為常塗令太白往依之十一月以疾卒

年六十二

曾南豐序作六十四以其序之本文考之既以乾元之前一年參謀宋若思軍

事時謂白年五十有七合之寶應元年病卒之歲正是六十二耳其曰四者恐是書寫之訛

范傳正新墓碑曰晚歲渡牛渚磯至姑熟悅謝家青山有終焉之志盤桓利居竟卒於此。李華墓

李太白集 卷三十五
誌云年六十二不偶賦臨終歌而卒

集中作臨路歌劉全

白碣記云偶遊至此遂以疾終代宗卽位廣拔淹滯時君亦拜拾遺聞命之後君亦逝矣

傳疑摭言曰李白着宮錦袍遊采石江中傲然自得

旁若無人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容齋隨筆曰世俗多言李太白在當塗采石因醉泛舟於江見月影俯而取之遂溺死故其地有捉月臺予按李陽冰作太白草堂集序云陽冰試絃歌於當塗公疾亟草藁萬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予爲序又李華作太白墓志亦云賦臨終歌而卒乃知俗傳良

不足信蓋與杜子美因食白酒牛炙而死者同也

二老堂雜誌曰世傳太白因醉溺江故有捉月臺

梅聖俞詩云采石月下逢謫仙夜披錦袍坐釣船

醉中愛月江底懸以手弄月身翻然不應暴落飢

蛟涎便當騎鯨上青天蓋信此而爲之說也舊唐

書本傳云白以飲酒過度死於宣城新唐書云李

陽冰爲當塗令白依之而卒陽冰之序白集亦謂

白疾亟枕上授簡俾予爲集序初無捉月之說豈

古不弔溺故史氏爲白諱耶抑小說多妄而詩人

好奇姑假以發新意耶方輿勝覽曰李白初葬采

石後遷青山去舊墳九里按李陽水草堂集序劉

全白作墓碣皆謂以疾終五侯鯖錄載太白過采

石酒狂提月恐好事者為之千一錄杜子美之沒

乃克襄事於首陽元微之之誌詳矣李太白卒於

當塗以集託族叔邑令陽冰陽冰之序明矣而稗

家之說乃云皆以溺死二公生同聲而沒

亦同毀豈相嫉者流言而志奇者不察耶

有獻從叔當塗宰陽冰詩詩云小子別金陵來

金陵往當塗也又云彈劍歌苦寒嚴風起前楹

月卿天門曉霜落牛渚清則其時為秋冬之交

也是非辛丑即壬贊有縉雲

寅二年中之作當塗李宰君畫贊

政成之句則所贊者為陽冰無疑集中又有陪

族叔當塗宰遊化城寺升公清風亭詩又有化

城寺大鐘銘詩稱升公湖山秀粲然有辯才濟

人不和已立俗無嫌猜云云銘序稱寺主朝昇

英骨秀氣虛懷忘情潔已利物云云是朝昇升

公本一人而詩與銘之作大約相去不遠也銘

序稱當塗邑宰李公以西逾流沙立功絕域帝

疇乎厥庸始學古從政歷宰潔白聲聞於天

寶之初鳴琴此邦其時代履歷與陽冰不類則

所謂族叔當塗宰者乃另是一人在天寶中來

為邑令者非上元後作

當塗宰之李陽冰也

翰林李太白年譜一帙宋薛仲邕所編集也薛闕中

興間為右薛以吕大防為杜詩年譜韓柳二公亦有

奉議郎年譜而太白之集無之因采唐史及李陽冰曾鞏諸

復旋返凡蜀地諸作皆少作也中年遊京師出京之

伍諸詩而補訂其先後太白生於蜀中出蜀之後不

序參校詩文而為此惜其疎畧又不無抵牾余嘗參

李太白文集

卷三十五

四

後不復再入凡秦地諸作皆天寶初年中作也未至
京師之前寓家東魯而往來於燕晉梁宋吳越諸州
郡洎去京師之後至天寶之末猶寓家東魯復往來
燕晉梁宋吳越諸州郡故凡燕晉梁宋吳越之詩有
作自開元中者有作自天寶中者至德以後不復再
至中原所經歷者岳陽江夏金陵宣城諸處而已雖
開元中亦嘗遊歷其地然其詩要作於至德後爲多
以此應證舊譜分別疑似或刪或補雖不能廣引旁
羅年經月緯悉以詩筆分隸其間然依此考之若者
作於開元時若者作於天寶中若者作於至德以後

洎寶應初年亦約畧可定矣

太白事跡多無實在年月可考因朝廷一二巨

事及同時諸人列傳詩文中相關合者參互考訂稍可分屬故雖以詩文分繫某年之下多云其時者謂在是年先後之間其尤難分屬者則云是時以前是時以後

惟是居今考古與太

白相去千有餘歲典籍之散亡金石之磨滅遺文舊
跡日就湮銷而不可復見較之薛氏之世益又倍焉
薛不能廣輯於前而思欲拾遺補闕於後自知其拙
矣况集中亥魯豕魚之字錯謬實多或雜以他人之
作未能別其真贗證之史書年月尚多參錯不一其
雜家記錄聞見異辭寧遂足爲文獻之徵乎今採其
一說而依以爲據雖云增益較昔爲多安知其舛謬

李太白文集 卷三十五
較昔不又多耶至於傳聞之異辭者謂太白生於昌
明之清廉鄉讀書於大匡山而其死也由捉月於采
石之數事昔人多以爲不足信然在唐時已傳說如
此而圖經地誌且引爲故實名公才士亦往往見於
詩文故附錄之而并載昔人之辯論於其下若其出
自唐以後之書本之委巷流傳而依附撰擬尤不可
憑槩不採輯非不知多文以爲富也闕其疑正以見
所存者之可信焉耳

李太白文集卷三十五

數有不又多動於傳聞之異論者謂太白生於蜀
明之清微如黃帝於大樞山而其死也山提月於系
石之數事世人多以為不足信然在唐時也傳說如
此而關經地誌且引為故實名公才士亦往往見於
詩文故附錄之而并載晉人之辯論於其下若其出
自唐以後之書本之委悉流傳而依附撰擬尤不可
憑要不標輯非不知多文以為富也則其疑正以見
所存者之可信焉耳

